

# 多義感官動詞「看」義項之 認知研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2) 159–198  
© The Author(s) 2014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3506158  
lin.sagepub.com



歐德芬

健行科技大學

一詞多義 (polysemy) 為單一語言形式具有之一組具相關性及區別性的義項。本文以歐德芬 (2013) 建立之多義詞獨立義項界定平台析出之多義詞「看」七個義項為依據，重新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究「看」七個獨立義項是否具關聯性與區別性。感官動詞「看」具七個義項，其特別之處為義項反映觀看感知動作之連續過程，七個義項包含生理觀看動作義、次第延伸出之心理狀態義及心智判斷義。本文欲以體現認知現實性之隱喻映射及轉喻映射探究「看」義項間之關聯性及連綿性，更欲分析「看」義項之個別意象以確認義項確具區別性，最後亦以「看」的意象探究義項展現之主觀性。本文認為除了從多義詞表層的語義、句法及概念闡述現象界定多義詞具區別性的獨立義項之外，亦應以認知的角度檢驗多義詞獨立義項之區別性及關聯性，以確認多義詞實具有一組具關聯性及區別性的義項。

關鍵詞：一詞多義，感官動詞，隱喻，轉喻，意象

## 1. 前言

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新的概念相繼出現，有些新義由既有詞彙的義項延伸而出，此即一詞多義現象。希臘文 ‘πολυσημεία’ 即為英文 ‘polysemy’ (一詞多義) 之源，其義為「多義 (multiple meaning)」(McCaughren 2009:107)。Sweetser (1986:528) 提出一詞多義即為單一語言形式具有之一組既具相關性又具區別性的義項。那麼多義詞義項如何體現其關聯性及區別性？前人研究多從多義詞之表層語義探究義項，Lyons (1977:552–553) 提及以義素成分之增減分析語義間的關聯現象是失敗的，因而 Lyons (1981:47) 轉從隱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探討語義延伸現象。一詞多義義項之認知研究，許多學者即從義項間之隱喻、轉喻、或意象圖式探索之，以認知理據探究多義詞義項，目的即為使語義分析具備認知現實性 (cognitive reality) (Sweetser 1990:4)。Lakoff & Johnson (1980:107–110) 首先提出語義延伸的本質為隱喻；Lakoff (1987:68) 更提出「理想化認知模式」(ICM)，欲透過命題模式、意象圖式模式、隱喻模式及轉喻模式研究語義概念範疇；Sweetser (1990:9) 認為多義詞義項間具

\* 本文研究期間受到鄧守信教授的指導與幫助，特此致謝。對於本期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之寶貴建議，亦於此一併致謝。

有之相關性即為隱喻映射；之後 Croft & Cruse (2004:111) 認為從歷時角度觀之，多義詞義項之來源相同，後因隱喻及轉喻等過程延伸其義；Langacker (1987:110) 提出實詞的語義結構皆可由意象概念表達，人們可以通過構成的意象 (image) 去理解和掌握所感知的情景。

歐德芬 (2013) 曾結合 Tyler & Evans (2001)、Evans (2005) 及 Croft & Cruse (2004) 的理論建立多義詞義項分析之區別性理論架構，並藉由此義項分析平台提出多義感官動詞「看」有七個具區別性的獨立義項：「觀看」義、「探望」義、「診治」義、「觀察」義、「見」義、「取決於」義及「認為」義，其中「觀看」義為原型義項。一詞多義既指單一語言形式具有既具相關性又具區別性的義項，則此「看」之七個義項，應如何體現其關聯性及其區別性？本文是以歐德芬 (2013) 析出之「看」的七個獨立義項為基礎，欲進而探究感官動詞「看」義項之認知現實性，除以隱喻映射及轉喻映射分析「看」義項之關聯性外，更由各自獨立之意象展現「看」各個義項之區別性，期盼呈現一詞多義義項探究之認知分析。本研究之組織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第三節為「看」義項之認知現實性分析；第四節為總結與未來研究方向。

## 2. 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

本文是以歐德芬 (2013) 依其建立之多義詞獨立義項界定平台析出之「看」的七個義項為依據，重新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究「看」七個義項之關聯性與區別性。本文認為多義詞具有之義項，應可從不同面向檢驗其關聯性及區別性，亦即歐德芬 (2013) 雖以其多義詞獨立義項界定平台，分析出多義動詞「看」具七個義項，本文欲另以認知角度探究「看」之義項是否確具區別性及關聯性，以確認此義項分析平台具客觀性與可應用性。

此處首先簡要概述歐德芬 (2013) 之多義詞獨立義項理論架構及其所析出「看」的獨立義項與原型義項。由於其提出「看」之義項皆由原型義項「觀看」義延伸而來，而且各個義項間之語義特性亦展現連綿性的特性。依此論點，認知理論涵蓋雖廣，本文將以隱喻及轉喻理論探究「看」之獨立義項是否由原型義項映射而出，以及其間之關係，藉以觀察義項之關聯性；另外，因「看」之獨立義項皆為以單詞獨立運作之動詞，因而以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 中具時間過程及認知過程之意象進行分析，藉以觀察義項之區別性。

### 2.1 「看」具七個獨立義項

東漢許慎編著的《說文解字》中，「看」字之解釋為「睇也。从手下目」，表示「看」之義為「睇」（「望」之義），是將手放在眼睛上方展現之觀看動作。歐德芬 (2013) 認為前人對於「看」之義項探究出現差異之因，是將「看」的單詞分析和複合結構（動結用法、動

趨用法及習用語) 混合分析, 因為探究漢語雙字詞中個別單字詞義, 會牽涉語義引發<sup>1</sup> (Tyler & Evans 2001:741) 及訊息中心<sup>2</sup> (戴浩一 2007) 等問題, 因此歐德芬 (2013) 以聲調為四聲的單詞「看」為多義詞義項分析主體, 抽取「看」於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與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的語料, 扣除「看」的名詞用法(「看法」等)、複合結構<sup>3</sup>(「看見」、「看出」、「看中」、「好看」等)、助詞用法(「試試看」等)、習語用法(「看著辦」)及話語標記<sup>4</sup>(如:「我看哪, 你就跟他過吧。」), 共計1245條例句, 重新探究「看」具區別性的義項。

歐德芬 (2013) 結合 Tyler & Evans (2001)、Evans (2005) 及 Croft & Cruse (2004) 的理論建立多義詞義項分析之區別性理論架構, 並以之為平台分析「看」之義項。Tyler & Evans (2001) 及 Evans (2005) 提出的原則性多義理論 (Principled Polysemy, PP), 是以認知語言學為框架之多義詞義項區別性界定分析理論, 不過原則性多義理論 (PP) 對義項之下是否存在次義項 (sub-sense) 並無說明, 因而歐德芬 (2013) 結合 Croft & Cruse (2004) 的次義項理論, 建立義項分析之理論架構, 以之分析「看」之1245條語料後, 確認「看」具七個義項與四個微義項, 其中「觀看」義項為原型義項。

### 2.1.1 以原則性多義理論之意義準則分析「看」的義項

歐德芬 (2013) 回顧呂叔湘 (1999)、Zhung (2002)、張佩茹 (2004)、Lien (2005) 及郭永松 (2007) 之文獻後, 首先應用原則性多義理論之首要且必要準則——意義準則, 進行「看」之獨立義項分析。其依 Zimbardo & Gerrig (2002) 認知心理學中視覺感知過程之特徵, 得出以「實際視線注視」以及「事件之視線接觸時間涵蓋整個活動時間」為語義特性時, 「看」具「觀看」義。由於「看」具「觀看」義的語料約佔所有語料之 60%, 比例甚高, 因此進一步以感官視覺感知組織階段心理意象之差異, 將「觀看」義再析出「閱讀」義及「觀賞」義, 後依 Croft & Cruse (2004) 之次義項 (sub-sense) 理論, 將「閱讀」義及「觀賞」義歸為「觀

<sup>1</sup> Tyler & Evans (2001:741) 認為分析多義詞的義項時, 要注意此義項是來自字詞本身的語義, 抑或是來自其他字詞的引發所致, 如: 'over' 的 'above-across' 義項即是由句子而非僅由 'over' 本身推導而來 (non-sequitur)。

<sup>2</sup> 戴浩一 (2007) 認為「動作-結果」複合動詞其「動作-結果」概念才是主要基模, 在此狀況下主要動詞的功能是另一個動詞的修飾語, 後者才是訊息中心。本研究欲先探究共時語料中感官動詞「看」單詞所具有之義項, 待確認其單詞義項後, 未來研究方向將探究「看」之複合詞、動結用法、動趨用法中語義, 和單詞「看」義項之關聯。

<sup>3</sup> 此處複合結構包括呂叔湘 (1999:332) 之動結式(「看懂」、「看清」、「看慣」、「看透」)及動趨式(「看上」、「看出」、「看起來」), 以及「看見」、「好看」、「難看」等非感官動詞「看」單詞用法。

<sup>4</sup> 曾立英 (2005:15) 提出, 若句中的「我看」、「你看」後加語助詞或語氣停頓, 刪去後不會影響句子真值語義表達, 在句中可以自由移位者, 則此「我看」、「你看」為話語標記 (discourse markers)。

看」義之微義項 (microsense)，因而析出「看」之獨立義項候選者「觀看」義及其微義項「閱讀」義及「觀賞」義。

「看」亦具「探望、拜訪」義。歐德芬 (2013) 再以視覺感知過程之特徵分析「看」之語料後，得出一非靜態、非單向的全視線接觸事件——「探望、拜訪」義。此義項之語義特色為動態、雙向的具體視線接觸事件，被注視者為有生命者，視線接觸結束時此事件亦結束。而在「探望、拜訪」義之語料中，不同語境下——亦即明確語義預設值 (default specificity) (Croft & Cruse 2004) 下，還存在一微義項「探望」義，亦即在以醫生為主語之明確預設值下，「探望、拜訪」義產生次義項——觀察、檢查的「察看」義。

「看」亦具「診治」義。歐德芬 (2013) 分析「看」語料後亦得出「看」具有「診治」義，如：「看病」即為「診治」病況，「看醫生」即為「給（請）醫生診治」病況。即便醫生「診治」病人時仍為須眼睛視線接觸的活動，可是「診治」義的語義重心已不為「觀看」義及「探望」義之具體視線接觸義，而著重對「病況的判斷及治療」。

「看」亦具「觀察」義。Zimbardo & Gerrig (2002) 提出「看」動作開始時，已自動啟動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因而能為感知加上意義，此即視覺感知三階段（感覺階段、感知組織階段、鑑別／識別階段）的第三階段——鑑別／識別階段。此時視覺感知活動已從感官視覺為主之階段進入心理視覺為主之階段。歐德芬 (2013) 分析「看」的語料中，「觀看」義及「探望」義皆具實際視線接觸之語義特徵，「診治」義則為對病況的判斷及治療。但是「觀察」義之語義重點已進入心理視覺而非感官視覺，因而此「看」之賓語可為非實際可供觀看的事物，此時「看」已從實際視線接觸之「觀看」義，轉為「基於視線接觸之心理活動」的「觀察」義，「看」所引領之觀察事件的語義重點已從感官視覺為主的階段，轉移至以實際視線接觸為基礎且進入心理視覺的階段。此外「觀察」義項在明確預設值下——即「看」後為疑問詞引領之未然狀況句賓狀況下，出現微義項——「觀察…而定」義。

「看」亦具「取決於」義。歐德芬 (2013) 分析「看」語料後認為「看」出現「取決於」義時，「以視覺影像為本之持續性心智活動」已非語義重心，此「看」引領的活動，為「看」前主語位置之事件是依「看」後賓語位置之名詞（或結果）做出決定之「取決於」義。此時「看」前之主語位置多為疑問事件，不可為有生命者的感知者，因此「看」後賓語位置之有生命者或事件之結果則具有決定「看」前事件之操控權。

「看」亦具「見」義。Zimbardo & Gerrig (2002) 認為完整感知過程是人類經由感官視覺對某物體產生影像並為其加上意義後，形成個人對該事物的基本概念。此時心智活動仍可繼續進行，之後結合其他感知活動的刺激及互動，再加上經驗及文化等制約，即形成事物於自我心智中完整的概念。歐德芬 (2013) 分析「看」的語料時，得出有組語料即表達「事物於自我心智中完整的概念」，亦即「見」義。此時「看」後句賓是得以視線接觸的情況，且進而以所觀察到的情況形成自我的看法，此時之「看」已非單純之觀看，亦非僅為以視覺影像為

本之持續性的心智觀察活動，而是更進一步以視覺影像為基礎，表示觀察動作完結並達到概念完整的狀態，因而此時「看」為「見」之「看見」義。

最後，「看」亦具「認為」義。Zimbardo & Gerrig (2002) 認為感知過程的三個連續階段形成了個人對該事物的基本概念，此時心智活動仍可繼續進行，因而形成此事物於自我心智中完整的概念或形成完整的心理意象。完整的概念經過積累成為自我的意見後，即有評斷或回應。歐德芬 (2013) 提出有一組語料之「看」後句賓，即是表達「主語綜合先前的想法或狀況後，提出之評斷或回應」義，此「看」後句賓即為主語的想法或意見，所以此時「看」具有「認為」義。

### 2.1.1.1 「看」之意圖 (purport)

由於 Croft & Cruse (2004:98) 認為語言於使用時在語境義、意圖 (purport)、<sup>5</sup> 限制及建構等多重狀況下產生語義。歐德芬 (2013) 認為多義詞「看」於實際會話使用中亦具「意圖」義，亦即在言者與聽者進行視線接觸的「觀看」動作之同時，聽者亦可從會話推論中，得出說者與聽者進行此動作之意圖。會話時言者及聽者實皆於動態互動中建構當下語義，但是當聽、說雙方互相熟識時，則多不使用明確而繁複之表達方式，其用字遣詞常精簡而片段，但是聽者仍可依會話推理 (conversational inference) 推測出言者之意，此即歐德芬 (2013) 之言者「意圖 (purport)」。

Evans (2005:40) 認為義項根深蒂固儲存於語義記憶中，為已常規化之語義。義項和經語境互動而衍生的話語義 (utterance meaning) 不同。相對於詞彙義項呈現之穩定語義面向，「看」之意圖義皆為語境衍生的話語義，如：「看車」在不同語境下，聽者可推估說者之意圖為：「注意車子」、「檢查車子」、「挑選車子」、「看顧車子」等義，因此歐德芬 (2013) 認為前人提出之「看」具「小心、注意」義、「檢查」義、「挑選」義及「斷定」義，皆是「觀看」義之「意圖」，僅為話語義而非義項。

### 2.1.2 以原則性多義理論之句法準則分析「看」的義項

Evans (2005) 提出多義詞之獨立義項在符合意義準則後，若展現出具區別性的句法結構，或是獨特的詞彙組合共現關係，即為具區別性的獨立義項。因此歐德芬 (2013) 以漢語

<sup>5</sup> Sperber & Wilson (1986) 提出關聯理論 (Relevance Theory) 把語言溝通視為明示——推理的認知活動。言者一般有信息意圖 (information intention)——話語的字面義，以及溝通意圖 (communication intention)——言者欲通過明示的信息意圖所要傳達之真正含意。本文認為 Croft & Cruse (2004) 提出的意圖 (purport) 包含上述兩種意圖 (intention)。

五大時態標記：完成態標記「了」、持續態標記「著」、經驗態標記「過」、進行態標記「在」、暫時態標記「VV」，檢視多義詞「看」之搭配狀況。檢視語料後發現「看」之「觀看」義可和五大時態搭配，展現典型動作動詞的特性（鄧守信 1984, 2007）；<sup>6</sup>「診治」義可和「了」、「過」、「在」、「VV」搭配，但無法和「著」搭配；「探望」義可和「了」、「過」、「VV」搭配，但無法和「著」、「在」搭配。因此，「看」之「觀看」義、「探望」義、「診治」義，和五大時態標記搭配時表現出不同語境，亦產生區別性。此時「看」之三個義項皆展現動作動詞的特性。

「看」具「觀察」義時為以視覺影像為本的持續性心智活動，已由感官視覺為主的活動，進入心理視覺意象為主的階段。「觀察」義語境為具持續性的靜態心理活動，所以不和「了」、「過」、「著」及「在」搭配，而展現狀態動詞下心理動詞之特性（鄧守信 1984, 2007）。<sup>7</sup>但此「看」接賓語時卻可以「VV」出現，表示其處於動作動詞轉變成心理動詞的過渡階段。

「看」具「取決於」義、「見」義及「認為」義時皆不能和五大時態標記共現，歐德芬 (2013) 認為此三義項為表心智活動的心理動詞，不過其展現之語境各不相同：「看」表「見」義時展現「狀態」<sup>8</sup>語境，其主語為不限人稱的感知者；「看」表「取決於」義及「認為」義時，皆為具「無終結點」之事件，僅出現於言談語境，但是「看」表「取決於」義時其主語不可為有生命的感知者，「看」表「認為」義時其主語卻必為有生命的第一人稱及第二人稱感知者，顯見兩者的不同。

經過意義準則析出之「看」的七個候選義項，經由句法準則再析後，亦展現各自區別性，依據原則性多義理論歐德芬 (2013) 判定「看」具七個獨立義項。

### 2.1.3 「看」之原型義項

由於 Tyler & Evans (2001) 及 Evans (2005) 提出多義詞皆有原型義項，而且具區別性之義項是由原型義項延伸而出，因而歐德芬 (2013) 以其原型義項分析準則：詞彙最初的詞義、有

<sup>6</sup> 鄧守信 (1984, 2007) 將動詞三分成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及變化動詞，其中典型動作動詞特性之一即為可和五大時態搭配。本文中鄧守信 (2007) 之文獻為其於台師大華研所「漢語語法學」課中的授課內容。

<sup>7</sup> 鄧守信 (1984, 2007) 將動詞三分成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及變化動詞，其中心理動詞為非心理動作（如：想）之愛、喜歡、知道、討厭、懂……等，和能願動詞、意願動詞、形容詞、關係動詞皆同屬於狀態動詞之一支。

<sup>8</sup> 狀態語境是以 Vendler (1967) 提出之事件類型 (situation type) 為據。Vendler (1967:110) 以動詞內部的時間結構將其分為四種事件類型：活動 (activity) 事件、完結 (accomplishment) 事件、達成 (achievement) 事件及狀態 (state) 事件，其認為感官動詞 'see' 是「狀態」事件。因此本文「看」具「見」義時不能和五大時態標記共現，亦即其事件之時間結構多為穩定狀態的時間「面」而非「點」，呈現出較持久之心理狀況，此即「見」義展現之「狀態」語境，亦如 Vendler (1967:110) 提出之感官動詞 'see'，都是「狀態」事件。

高頻出現於其他義項之語義成分、具可預測性、和人們實際經驗及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者，檢視「看」之七個獨立義項後，確認「觀看」義即為「看」之原型義項。

#### 2.1.4 小結

歐德芬 (2013) 以建立之多義詞義項分析平台，於意義準則中以視覺感知過程為據，將「看」析出七個候選義項，再依句法準則確認此七義項展現不同之句法現象，已可確立「看」具七個義項；之後又於概念闡述準則中確認「看」具「診治」義、「觀察」義、「取決於」義及「認為」義時有固定的慣用法，因而確認「看」具七個獨立義項與四個微義項。由於「看」的義項出現基於前一語義特性為基礎而延伸出新義項的現象，於語義特性上展現連綿性現象；「看」之七個義項與漢語五大時態標記搭配時展現漸次遞減之搭配現象，於句法表現上亦出現連綿性與家族相似性，因此歐德芬 (2013) 提出「看」確有七個既具區別性又具關聯性之義項。

### 2.2 隱喻 (metaphor)

雖然多義詞彙之義項應具關聯性及區別性，不過詞彙之義項未必是分離 (discrete) 及限定的 (finite)，因此多義現象常難以某個抽象命題解釋義項間之關聯性。Lakoff & Johnson (1980) 將隱喻 (metaphor) 研究脫離傳統修辭學之範疇，開創了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新面向。Lakoff & Johnson (1980)、Lakoff (1993) 提出概念隱喻理論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認為隱喻是以體驗論 (experientialism) 為中心的推論，本質即為以一類事物去理解及體驗另一類事物 (Lakoff & Johnson 1980:5)。Lakoff (1987:68) 提出「理想化認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研究語言中語義概念及語義範疇，因為僅由語義特徵之組合並無法明確界定某個詞彙的意義，語義的概念應是涉及各種相關認知域 (cognitive domain) 之各種背景知識以及其後複雜的認知結構，因此認知域不只包含人們觀察得到的實體人、事、物之屬性，還應包括心理狀態、文化習俗及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

Lakoff & Johnson (1999:73) 認為概念隱喻的理論基礎是來自自身的體驗哲學，因而提出了體驗哲學的三項基本原則：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及思維的隱喻性。換言之，人們透過身體、大腦和外界互動的經驗即體現於人們的心智活動中，而心智活動包含視覺加工、判斷推理等認知行為運作時，皆是無意識，而很多思考經驗、判斷推理行為是透過隱喻進行的，因此他們將人類的身體系統和心智活動結合，提出以身體系統為來源域、心智活動為目標域之隱喻映射概念——The Mind Is A Body (身體即心智) 等三個思考概念隱喻，例如：感官動詞反映人體對世界的直接體驗，因而出現感知即思考 (Thinking Is Perceiving) 概念

隱喻。此概念隱喻之具體映射中，視覺相關之隱喻即有七項，如：‘Knowing Is Seeing’，‘Being Ignorant Is Being Unable To See’等<sup>9</sup> (ibid. 1999:238)。

Sweetser (1990:4) 以語源學 (etymology) 觀察詞彙多義性 (polysemy) 之認知現實性 (cognitive reality)，提出隱喻映射就是語義延伸的主要建構力量 (major structuring force)。Sweetser (1990:32) 認為感官知覺詞彙之一詞多義現象皆出現由感知往智力與心理活動方向投射的規律性，因此提出人們感知系統的隱喻結構及感官動詞隱喻的來源域（即生理域）及目標域（即心理域），並找出其從生理域轉變至心理域的典型模式，如：視覺動詞隱喻結構普遍從生理視線的運作及視線接觸——來源域，映射至客觀及思考的心理域——目標域。由於 Sweetser (1990:30) 認為人的身體外在經驗和人的心理內在情緒感受及認知狀態是相關的，因而提出 The Mind-As-Body Metaphor（身體即心智隱喻）。

## 2.3 轉喻 (metonymy)

Lakoff & Johnson (1980:36–37) 認為轉喻和隱喻相同，皆具提供理解 (understanding) 之功能；Lakoff (1987) 提出的理想化認知模式 (ICM)<sup>10</sup> 中，轉喻即為四個模式之一。Lakoff (1987:288) 認為轉喻和隱喻之不同在於隱喻為涉及兩個以上不同概念域的映射，轉喻映射只發生在同一個概念域中 (Lakoff & Turner 1989:103–104)。

Ahrens et al. (1998) 及 Lin & Ahrens (2000, 2010) 曾探討漢語多義名詞義項及義面的轉喻情形。他們皆認為多義名詞的義面是由義項經代喻 (meronymic extension) 延伸及轉喻延伸 (metonymic extension) 而來的 (Ahrens et al. 1998:53, Lin & Ahrens 2010:4)。代喻是以認知突顯性及概念突顯性 (cognitive and conceptual saliency) 為驅動力，產生整體代表部分或是部分代表整體的語義延伸，如：「這把刀很利。」即是以刀（整體）代替刀刃（部分）的部分——整體轉喻。他們認為轉喻延伸是以基本義項為起源 (origin) 的語義延伸，但是延伸義和起源義項間並不具有內在 (inherent) 相關性，如：「一棵白菜」和「一盤白菜」中「白菜」具有轉喻延伸關係，食物（白菜）即是以蔬菜（白菜）為源，透過轉喻而得的語義延伸。

---

<sup>9</sup> 此七項視覺相關隱喻為：Knowing Is Seeing, Being Able To Know Is Being Able To See, Being Ignorant Is Being Unable To See, Impediments To Knowledge Are Impediments To Vision, Deception Is Purposefully Impeding Vision, Knowing From A “Perspective” Is Seeing From A Point Of View, Paying Attention Is Looking At (Lakoff & Johnson 1999:238)。

<sup>10</sup> Lakoff (1987:125) 認為理想化認知模式的特點有二：(1) ICMs 實具心理學的理论基礎；(2) ICMs 未必和外在世界的概念完全吻合。

轉喻是認知的過程，即是於相同概念域或 ICM 中，一個概念體（充當運輸工具）為另一概念體（即目標）提供心理通道的認知過程 (Kövecses & Radden 1998:39, Kövecses 2002:145)。Radden & Kövecses (1999) 曾提出六種轉喻相關的典型 ICM，事件 ICM (Event ICM) 即為其一，意即每一個事件 (event) 都是由一系列子事件組成，事件與子事件間即由轉喻關係構成。依據轉喻映射，相同概念域或 ICM 中，部分 (parts) 即可以依據概念的相鄰性以部分代表整體。轉喻和隱喻的運作過程雖不相同，但是兩者的本質都和概念結構相關 (Lakoff 1987:438)，因此轉喻和隱喻一樣，扮演語義延伸轉變的來源。

## 2.4 轉喻與隱喻間之連綿性

認知語言學界將隱喻及轉喻視為概念投射的認知機制。Barcelona (2000:16) 認為隱喻是指不同經驗域間的概念映射：目標域是經由來源域的經驗建構而成的；而轉喻則是同一經驗域中不同次經驗域中之概念映射：目標域是因來源域產生心理之激活而出現。但是，隱喻和轉喻間的區別是漸進級別式的 (scalar) 而非明確分離的 (discrete)，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映射過程的連綿性。<sup>11</sup> Huang (1994:223) 曾提出相對於英語是隱喻為主的語言，漢語則是轉喻為主的語言，因為英語之多義詞以動詞為多，動詞之多義性多來自隱喻延伸；漢語之多義詞則以名詞為多，而名詞的多義性多來自轉喻延伸。Huang (1994:230) 亦認為動詞之多義性多來自動詞的易變性作用 (mutability effect)，意即歷時來看動詞為適應不同語境容易積累語義變體 (meaning variants)，此即其易成為多義詞之因，但若從共時角度探究其因則多為隱喻延伸。

Yu (2002, 2004) 以跨文化存在之身體即心智隱喻 (The Mind-as-Body Metaphor)，全面探究漢語中身體器官和情緒心智之間的關係。Yu (2002) 以漢語中身體器官相關的常規化詞彙或俚語為研究對象，提出漢語中具有以身體外部器官激活情緒表達語義之轉喻機制；亦有以隱喻為機制之身體內部臟腑的想像意象語義延伸。Yu (2004) 更在身體即心智隱喻架構下分析漢語中眼睛相關器官出現之語義延伸狀況，他認為眼睛的外觀及功能出現了轉喻及隱喻的語義延伸現象；轉喻延伸為伴隨著眼睛的生理狀態而出現的某些現象，因而激活了語義的延伸，而隱喻則是以轉喻為基礎，對於並非伴隨眼睛生理狀態而來的心理活動，則經由生理域映射至心理域，因此他提出生理即心理隱喻 (THE MENTAL AS THE PHYSICAL) 肇基於生理為心

<sup>11</sup> 其原文為：“Metaphor involves conceptual mappings across different experiential domains; the target domain i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source domain. For metonymy, on the other hand, conceptual mappings take place across different subdomains within the same common, or superordinate, experiential domain so that the source domain mentally activates the target domain....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taphor and metonymy is scalar, rather than discrete: they seem to be points on a continuum of mapping processes” (Barcelona 2000:16)。

理轉喻 (THE PHYSICAL FOR THE MENTAL) (Yu 2004:675)，如：「擦亮眼」可轉喻延伸為「看清楚」；「開眼」則經隱喻延伸為「拓展視野」；「我們應該用長遠的眼光看長期的發展趨勢」其中「看」亦出現隱喻映射的語義延伸——從身體域到心智域的映射 (Yu 2004:670)。

人類認知機制是相同的，即便語言文字不同的民族，仍可能出現相同的隱喻或轉喻映射過程。換言之，來源域（身體域）至目標域（心理域）的映射過程是獨立於語言符號的心理過程，亦是人類的共性。因此，跨文化中存在之視覺感知生理現象，如：視線的自然生理性、視覺特有的聚焦能力，皆足以為語義隱喻映射的來源域，而可跨文化地將語義由生理域映射至心理域。但是，即便英語中從身體域轉變到心理域的視覺隱喻概念為跨文化存在，隱喻映射至目標域出現語義延伸現象卻極有可能出現跨文化的差異，這是源自於隱喻映射具不同的文化個性，因為隱喻受經驗及文化的制約，亦和語言社區的表達認同方式相關。

感官動詞「看」或因歷時高頻常用之故出現易變性作用，因而出現眾多義項，但其多義現象可能存在不同於英語之隱喻或轉喻映射，本文第三節即以跨文化存在之「整體-部分」轉喻及「身體即心智」隱喻為框架，針對漢語感官動詞「看」之義項進行探究。由於歐德芬 (2013) 提出「看」的義項和視覺感知連續階段密切相關，因而本文亦欲探究其義項之轉喻映射和隱喻映射間的連綿關係。

## 2.4 意象 (image)

Lakoff (1987) 及 Johnson (1987) 皆提出意象圖式 (image schema) 之概念，意象圖式是以身體經驗為基礎而來的，人們會將生活經驗中經常反覆出現之容器、路徑等簡單結構，及上下、前後等方位關係，形成一系列的意象圖式 (Lakoff 1987:217)。但是意象圖式來源域的概念通常為認知拓樸結構 (cognitive topology)，因此意象圖式不是固定的客觀命題圖形，而是透過經驗、由相關部分統整而成的完形結構 (gestalt)。

Langacker (1987:100) 認為實詞的語義結構皆可由意象概念表達，不過其意象著重於主觀的認知過程和能力，因此和 Lakoff (1987) 及 Johnson (1987) 以體驗論為主的意象圖式並不完全相同。Langacker (1991:74) 認為名詞為互有關連之一組存在物，動詞及形容詞則側重於存在物之間如何產生關聯互動，動詞和名詞、形容詞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動詞所具之時間性，因而其動詞意象皆具時間意象，且以意象下方之粗體橫線標示之。其表達動詞語義的關係述義 (relational predication)，是將一個側面<sup>12</sup>(profile) 加在一個基體 (base) 上，基體是述義的認知域或背景 (ground)，側面是基體突顯之語義內容，而射體 (trajectory) 和界標 (landmark) 則為側面的參與者，二者中，射體為具突顯性的前景 (figure)，界標則提供射體參照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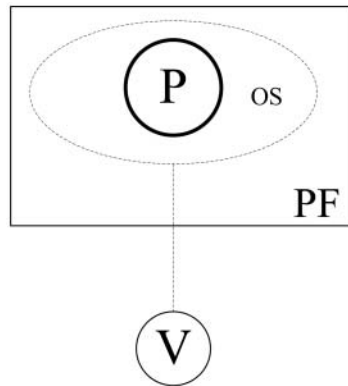
---

<sup>12</sup> 本文依沈家煊 (1994:12-20) 發表於《當代語言學》的中譯，將作名詞之 'profile' 稱為「側面」。

(point of reference) 讓射體定位，因此關係述義亦為射體和界標形成之關係。Langacker (1991:38) 認為參照點不同意象 (image) 即不同，其建構 (construe) 的意義亦不同，此即關係述義強調的不對稱性 (asymmetry)。

Langacker (1993, 2002:318) 亦對「認知語義學」(cognitive semantics) 之主觀性 (subjectivity) 進行闡述，認為人在表達句意的同時，也因其建構語義方式的不同而表現出主觀性。Langacker (1993, 2002:315) 認為語義關係中，主觀性和不同建構的面向 (facet) 相關，這些面向包含語義的詳細程度 (the level of specificity)、背景及期望 (background assumptions and expectations)、相關事物的突顯性 (relative prominence) 以及於場景 (scene) 所採取的視角 (perspective)<sup>13</sup> 等。

感官動詞「看」以認知語法分析時，其視界 (perceptual field, 即 PF) 為基體、直接場景 (onstage, 即 OS) 為側面、觀看物 (P) 為界標、觀看者 (viewer) 則為射體；因此觀看者切入之直接場景 (OS) 為「看」之範域 (scope)，直接場景之焦點即為觀看者所注視的物體，但是觀看者本身所採取的視角卻在直接場景及整個視界 (PF) 之外，因觀看者不在直接場景及視界內，以觀看者為參照點所建構的關係述義即出現觀看者的主觀性及物體的客觀性，如〈圖1〉所示，此即建構感官動詞「看」對觀看者及觀看物的主體客體不對稱性。從視角的觀點來看，Langacker (1991) 認為觀察者越是脫離舞台，其主觀化程度越高，亦即當客觀場景之事件被聚焦和突顯時，說話者的主觀性較弱；反之，當突顯的焦點從台上的事件參與者轉移到台下觀看者時，語言表達的主觀性則提升。



〈圖1〉感官動詞「看」之意象 (Langacker 1991:317)

<sup>13</sup> Langacker (1993, 2002:315) 所謂的視角 (perspective) 包含了方位 (orientation) 及有利位置 (vantage point)。

如 Langacker (1987:110) 所言，人們可以通過構成的意象去理解和掌握所感知之情景，且實詞的語義結構皆可由意象概念表達。由於認知語法認為動詞和名詞、形容詞最大的不同即為動詞所具之時間性，即由意象下方表時間意象之粗體橫線表之。就認知現實性而言，當多義感官動詞「看」析出不同義項時，不同義項是否具有不同之意象而展現出區別性？不同義項是否有主觀性的出現？這些問題本文將於第三節進行探究。

### 3. 「看」義項之認知現實性探究

感官動詞「看」具有七個義項：「觀看」義、「探望」義、「診治」義、「觀察」義、「見」義、「取決於」義及「認為」義，其中「觀看」義為原型義項。「看」義項特別之處為義項反映觀看感知動作之連續過程，亦即其從原型義項延伸而出的義項，包含從表層之生理觀看動作次第延伸至心理狀態及心智判斷義項，因而「看」之七個義項反映出視覺動作之連續、快速、積累及認知性（歐德芬 2013）。本文因聚焦義項關聯性及區別性探究之故，將以隱喻及轉喻理論探究「看」義項由原型義項映射而出的認知理據，藉以觀察義項之關聯性；此外，因「看」之獨立義項皆為以單詞獨立運作之動詞，而以具時間過程意象的認知語法理論分析，藉以觀察義項之區別性。現在本文將基於第二節建立之理論架構，以轉喻、隱喻及意象，探究「看」義項具有之關聯性及區別性。

#### 3.1 義項間之關聯性

歐德芬 (2013) 提出感官動詞「看」具有七個義項，以「觀看」義為原型義項建構的語義網絡中，「探望」義、「診治」義及「觀察」義之語義，即便可以因具有共同成分，如：具體視線接觸義，將之視為和原型義項「觀看」義具有關聯性的義項，而歸為同一個語義網絡中 (Croft & Cruse 2004:115)，但本文仍欲從概念隱喻 (CMT) 中的轉喻現象，探究原型義項「觀看」義和「探望」、「診治」及「觀察」等義項之間具相關性的認知理據；至於「看」之「見」義、「取決於」義及「認為」義等義項，和原型義項動作動詞「觀看」義之間的衍生理據，本文將從基於人身生理體驗的轉喻所出現的隱喻延伸之隱喻映射角度進行探究。本文認為「看」義項之語義延伸是兼具轉喻——「眼見為看」及隱喻——「心見為看」之認知機制。畫分隱喻及轉喻界限之概念域，一如 Barcelona (2000:16) 所言，因隱喻及轉喻之間確實不易明確畫分界限，而出現連綿性的現象。接下來本文將先從轉喻而後隱喻，探究感官動詞「看」共時語義延伸之認知機制，以及轉喻與隱喻間之連綿性現象。

### 3.1.1 轉喻延伸

Lakoff & Johnson (1980:36–37) 認為轉喻和隱喻相同，皆具有提供理解的功能。Lakoff (1987) 提出的理想化認知模式 (ICM) 中，轉喻即為其四個模式之一，他認為以部分–整體 (part-whole) 轉喻而言，被提取出來代表「整體」的某個「部分」，並非是任意的，而是以鄰近性 (contiguity) 與突顯性 (salience) 為原則所做的語義延伸。隱喻為涉及兩個以上不同概念域的映射，而轉喻映射只發生在同一個概念域中 (Lakoff & Turner 1989:103–104)，轉喻的認知過程，即是在相同的概念域或在 ICM 中，一個概念體（充當運輸工具），為另一概念體（即目標）提供心理通道 (Kövecses & Radden 1998:39, Kövecses 2002:145)。<sup>14</sup>

Yu (2004:675) 提出漢語中眼睛的外觀及功能出現轉喻及隱喻之語義延伸現象，其中轉喻現象是在部分即整體轉喻 (The Part Stands For The Whole) 框架下出現，隱喻則是以轉喻為基礎對於並非伴隨眼睛生理狀態而來的心理活動，經由生理域映射至心理域產生，因此生理即心理 (THE MENTAL AS THE PHYSICAL) 隱喻實肇基於生理即心理 (THE PHYSICAL FOR THE MENTAL) 轉喻。

Radden & Kövecses (1999) 及 Kövecses (2002) 將轉喻映射分成兩種類型：「整體–部分」轉喻及「部分–部分」轉喻。Radden & Kövecses (1999:32–33) 提出「整體–部分」轉喻的七種典型 ICM 轉喻<sup>15</sup> 中，事件 ICM (Event ICM) 轉喻即為每個事件 (Event) 都由一系列子事件 (subevent) 組成，因而出現 SUBEVENT FOR WHOLE EVENT（子事件即整體事件）轉喻，例如：‘*They went to the altar.*’（他們走向聖壇。）之所以能代替結婚 ICM，即是因為「走向聖壇」是結婚事件中之最初子事件 (initial subevent)，因而出現子事件即整體事件的轉喻。

此外 Radden & Kövecses (1999:38) 認為感知活動 (perception) 在人們認知世界中扮演顯著重要角色因而得以形成感知活動 ICM，並於此 ICM 中出現 SEEING SOMETHING DONE FOR MAKING SURE THAT IT IS DONE（看見某事完成即確認某事完成轉喻），因此 ‘*See that he gets his money.*’ 中 ‘see’ 則從「看見」義經轉喻而出現「確認」義。

因此本文將應用「整體–部分」轉喻，於感知 ICM 框架下建構感知即活動轉喻 (PERCEPTION FOR ACTIVITY)——「眼見即看」，並以事件 ICM (Event ICM) 作為分析「看」義項具有轉喻義的依據。

<sup>14</sup> 其原文為：“Metonymy is a cognitive process in which one conceptual entity, the vehicle, provides mental access to another conceptual entity, the target, within the same domain, or ICM.” (Kövecses & Radden 1998:39)。

<sup>15</sup> Radden & Kövecses (1999:32–33) 提出「整體–部分」之七種典型 ICM 轉喻為：(i) Thing-and-Part ICM, (ii) Scale ICM, (iii) Constitution ICM, (iv) Event ICM, (v) Category-and-Member ICM, (vi) Category-and-Property ICM, (vii) Reduction ICM。

### 3.1.1.1 「眼見即看」——動作動詞「探望」義

感官動詞「看」之義項皆由原型義項「觀看」義延伸而出。經由眼睛觀看的視覺接觸是人們體驗世界的最重要入口，因而「觀看」義和「看」所有的獨立義項關係密切。

「看」具「探望」義時為動態、雙向的具體視線接觸事件，被注視者為有生命之物，視線接觸結束時此事件亦結束為其語義特性，因此在「探望」事件 ICM 中，第一個子事件是探望者和被探望者見面，此時子事件之焦點即是視覺觀看的動作 (vision)，第二個子事件是除了觀看之外的探望者和被探望者之具體互動交流 (communication)，包括言語交流及肢體互動等，第三個子事件則為探望者了解被探望者之整體狀況，亦即完成了拜訪的目的 (visiting)。整個探望事件之過程為觀看 (vision) → 互動 (communication) → 探望 (visiting)，其中觀看 (vision) 之視線接觸行為是後續子事件得以延續的先決條件，也是探望事件中最初始、最重要、亦最具突顯性及認知性的動作，Croft & Cruse (2004:48) 即認為轉喻為說話者於概念域中選擇具語境顯著性的概念側面之能力。<sup>16</sup>

人們拜訪或探望友人時，「觀看」對方的動作是整個探望過程最具顯著性的動作，因此探望 ICM 事件中「部分事件」可以憑藉概念的相鄰性及突顯性代表「整體事件」，人們得以應用 SUBEVENT FOR WHOLE EVENT (子事件即整體事件) 轉喻以「看」替代整個「探望」過程。因而感官動詞「看」因轉喻產生語義延伸成為「探望」義。

視線接觸的觀看動作是探望事件中最具突顯性動作，其證明為「看」具「探望」義時引領的活動可和「了」、「過」搭配，為可完成、可表示經驗的事件，「看」亦可重疊表示短暫持續或嘗試義，但是「看」卻不得和持續態標記「著」及進行態標記「在」搭配，如下列例句<sup>17</sup>所示：

- (1) 大年聽說他病了，馬上就來看他了。大年正在看老師…
- (2) 大年聽說他病了，馬上就來看他了。大年看著老師…

上述例句中「在看…」及「看著…」並非「正在探望…」及「探望著…」之義，而皆回歸為具體視線接觸「眼見為看」之「觀看」義，表示此事件中唯一可確認之客觀具體動作即為「觀看」動作。亦因如此，「看」得以「眼見即看」替代整個「探望」過程，出現感官動詞「看」因轉喻產生語義延伸成為「探望」義。

<sup>16</sup> 其原文為：“...metonymy is the ability of a speaker to select a different contextually salient concept profile in a domain” (Croft & Cruse 2004:48)。

<sup>17</sup> 本文所有例句皆援引自歐德芬 (2013)，歐德芬 (2013) 之語料則抽取自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及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此處例句 (1) 及 (2) 之「大年聽說他病了，馬上就來看他了。」為取自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之例句，為突顯此「看」事件不得和持續態標記「著」及進行態標記「在」搭配，因而衍生之後之句子。

### 3.1.1.2 「眼見即看」——動作動詞「診治」義

感官動詞「看」的原型義項「觀看」義和「診治」義的關係更為密切。歐德芬 (2013) 認為「看」具「診治」義，「看病」即為「治病」，不過「看醫生」不為表層語形「診治醫生」，其深層語義實為「到醫院請醫生診治」，此為格語法中周圍格提升到核心格之升格句法現象（鄧守信 1984）。

本文認為此「觀看」義至「診治」義之轉變仍存著「眼見即看」之轉喻理據。「診治」事件對於視線接觸的依賴及要求至為必要，因此診治 ICM 事件中，第一個子事件是醫生和病患見面，此時子事件之焦點即是視覺觀看的動作 (vision)，第二個子事件是除了觀看之外的醫生和病患之具體互動交流 (communication)，包括言語交流及肢體互動等，第三個子事件則為醫者了解患者之病況後進行治療，亦即完成了診治的行為 (treatment)。整個診治事件之過程為觀看 (vision) → 互動 (communication) → 診治 (treatment)，其中觀看 (vision) 之視線接觸行為是後續子事件得以延續的先決條件，也是診治事件中最初始、最重要、亦最具突顯性及認知性的動作，因此診治事件中「部分事件」得以憑藉概念的相鄰性及突顯性代表「整體事件」，人們得以應用子事件即整體事件轉喻以「看病」替代整個「治病」過程。感官動詞「看」亦因轉喻產生語義延伸成為「診治」義，因此下列例句中「看病」並非字面義組合之察看病況義，而是醫療診治事件：

- (3) 我現在錢太多了花不完，**看病**時要用最好的藥…
- (4) 使勞保者在各地**看病**都能和大都市享受同樣待遇…

相較於「探望」事件，「診治」事件對於視線接觸的依賴及要求更為必要。以盲者為例，盲者可以進行探望活動，亦可說出「我明天要回家看父母」等語句，表示即使「探望」過程中視線接觸雖重要，但是由於「看」之「觀看」義已經由「眼見即看」之轉喻成為獨立義項因而盲者即便不具視線接觸能力亦可使用此詞彙。診治 ICM 事件中，盲者亦可以用病患身分說出「我明天要去看病（醫生）」等語句。但是明確的視線接觸動作更是診治過程——望、聞、問、切中最主要、最具突顯性及不可或缺的動作，因此現代社會中，盲者受限於醫學院系的招生規定不得成為醫學生，即不得成為醫生，顯示「觀看」義和「診治」義關係之密切。和「探望」義相同，句中若出現「看著…」並非「診治著…」之義而是回歸為「觀看」義，亦顯示視線接觸對於「診治」事件的重要性。

### 3.1.1.3 「眼見即看」——「觀察」義

Zimbardo & Gerrig (2002:135–136)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人類以眼觀看的過程，除了客觀世界得以視覺器官視線投射於觀看物體的活動之外，已迅速的從眼睛視線接觸活動進

入到心智感知組織以及初步的鑑別（識別）階段。因此，「看」除以視線做出觀看動作外，「看」的同時，更自動啟動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包括個人在分析該物體所持的理論、記憶、價值觀、信念、態度等，因而能為感知加上意義，此即視覺感知的第三階段——鑑別（識別）階段。本文認為感官動詞「看」所具有之「觀察」義即是兼具視覺及初始心理活動的階段。

「觀察」義和原型義項「觀看」義並不相同：「觀察」義之語義重點並不為實際視線接觸，甚至「看」後所接的賓語可為非實際觀看的抽象事物，此亦證明「看」已從實際視線接觸的「觀看」義，轉為以「基於視線接觸為基礎而產生的心理意象」為主的「觀察」義。

「觀察」義的語義重點雖從感官視覺為主的階段，過渡為以視覺感知的影像為基礎的心理視覺階段，但是堅實的「視覺感知影像基礎」仍為「觀察」義的基石，如下列例句所示：

- (5) 從研究人員的需求來看，在所有研究過程中所需的所有資訊…
- (6) 經常帶著刀子是很危險的，不過也要看情形才對！
- (7)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裔電腦巨人王安，以及看他在1951年所創辦的王安公司…
- (8) 從愛丁堡大學成功的策略運用來看，可知唯有正確洞悉未來變化…
- (9)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太平洋盆地現有的客觀條件，欲成立…
- (10) 前三個月做大量的促銷活動，三個月之後看情形可以酌量減少，到一年以後促銷活動…

由於「觀察」義的重點為觀看過後所啟動的初始心智活動，是經由視覺開啟的鑑別（識別）階段，所以上述句中雖然「看」之賓語未必皆是具體明確之事物，但是皆為以「觀看」為基礎的活動。因此本文認為「觀察」義仍是由原型義項「觀看」義經轉喻而出之語義延伸。

「觀察」事件之 ICM 中，第一個子事件是觀察者以視覺感知影像為基礎，此時子事件之焦點仍是視覺觀看的動作 (vision)，第二個子事件是觀察者將觀看時間延長，並將視線所及之事物映入眼簾 (extension)，第三個子事件則為啟動較高層次的認知能力，為所有感知加上意義，亦即「觀察」(observation) 之義。整個觀察事件之過程為觀看 (vision) → 觀看事件全面延伸 (extension) → 觀察 (observation)。其中觀看 (vision) 之視線接觸行為是心理視覺活動得以延續的基礎，是觀察事件中最具突顯性及認知性的動作，因此人們觀察情勢時，可於心理出現意象以進行「觀看」的動作，因此在觀察 ICM 事件「部分動作」可以憑藉概念的相鄰性及突顯性代表「整體動作」，人們得以應用「整體-部分」轉喻以「看」替代整個「觀察」過程。

「看」之「觀看」義和之前的「探望」義、「診治」義於時態表現大不相同；由於「觀看」義和現代漢語之完成態標記「了」、經驗態標記「過」、持續態標記「著」及進行態標

記「在」皆無法共現，表示其非動作動詞，不過其卻能以暫時態「VV」形式出現，如下列例句所示：

- (11) 我們是怎麼「敬重」老人呢？讓我們來看看「行」的方面。老人大都行動不便，
- (12) …的意見是相當的平均，但是我們還是來看看情況怎麼樣。我們…
- (13) …等著吧！大家都在等著他過去，再看看情勢。誰也不敢動，誰也不想動。大家…
- (14) …事實上，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
- (15) 我們可以由畫家歷年的作品來看看他經歷的微觀美術史。以畢卡索為例，…

由於暫時態「VV」之事件為主語有意為之的活動，<sup>18</sup> 例句中之「看」確實表達出「主語有意而為」之意願語義特性，因此，相對於「看」之「探望」義及「診治」義為明確之動作動詞，「看」之「觀察」義句法表現是主事者具意願性之事件，顯示其從動作動詞進入心智活動的過渡階段。由於此「看」能以暫時態「VV」出現，表示並非完全進入心智活動的心理動詞，本文認為「基於視線接觸為基礎而產生的心理意象」為主的「觀察」義，仍是經由和原型義項「觀看」義互動，以「眼見即看」替代整個「觀察」過程，因轉喻產生之語義延伸。

#### 3.1.1.4 小結

轉喻之認知理據為同一 ICM 下經由相鄰性及突顯性而產生，因而本文以 Lakoff & Johnson (1980)、Lakoff (1987)、Radden & Kövecses (1999) 及 Kövecses (2002) 的「整體-部分」關係轉喻為框架，建構感官動詞「看」的部分義項是經由轉喻機制-感知即活動轉喻延伸而來的，意即感官動詞「看」之「探望」義、「診治」義及「觀察」義等事件，皆出現子事件即整體事件轉喻現象。

即便感官動詞「看」之「探望」義、「診治」義及「觀察」義皆是經由轉喻延伸而來的義項，但是「探望」事件及「診治」事件呈現明確的動作動詞特性，「觀察」事件的句法表現則顯現出動作動詞過渡至心理動詞的特性。那麼 Barcelona (2000:16) 提出隱喻和轉喻之間的區別，是漸進級別式而非明確分離之現象，是否亦反映於感官動詞「看」義項的轉喻及隱喻中？接下來本文即進行「看」義項的隱喻延伸分析。

<sup>18</sup> Li & Thompson (1981, 2005:213) 提出暫時態 (VV) 中動詞有幾種限制：一、動詞必須是行動動詞，如：「打」、「走」、「看」、「跳」等動作；二、此行動動詞為正常狀況下主語有意志的動詞。

### 3.1.2 隱喻延伸

Sweetser (1990:38) 認為視覺因觀看必有一定距離而為客觀判斷，所以將視覺和思考歸為同類。Lakoff & Johnson (1999:238) 將人類的身體系統和心智活動結合，提出 The Mind Is A Body (身體即心智) 概念隱喻。Yu (2002, 2004:675) 則以身體即心智隱喻 (The Mind-as-Body Metaphor) 探究漢語身體器官和情緒及心智活動之間的關係，提出漢語中和眼睛相關器官之語義出現了轉喻及隱喻的語義延伸現象，生理即心理隱喻實肇基於生理即心理轉喻，而此轉喻實深植於一般的人身生理體驗。

人類的認知機制是具普遍性的，從來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過程是獨立於語言符號的心理過程，因此，跨文化中存在之視線的自然生理性、視覺特有的聚焦能力，皆而可跨文化地將語義映射延伸至心理域。但是，隱喻映射因受經驗、文化及語言社區表達的制約，亦具有不同的文化個性。接下來本文將以身體即心智隱喻框架，針對「看」獨立義項中，經由隱喻映射從生理域轉變成心理域之語義延伸現象進行分析。

#### 3.1.2.1 「身體即心智」隱喻——「見即是看」

**來源域：視線接觸的客觀性 (objective) 及一致性 (identical)**

**目標域：心理狀態**

視覺是人們獲取外界客觀訊息的主要來源。由於視覺對於不同的人皆具有一致性，意即不同的人位於相同的地點，視線所及之事物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不同的人透過視覺所獲得的訊息可產生認同性，而認同性即為客觀性的體現。所以人們透過眼睛視線接觸客觀世界後，所產生儲存於大腦中的心理視線是具客觀性及一致性的。人們經由視覺器官體驗世界後，對於客觀世界的體驗和感知已內化為認知系統的一部分，形成了心理狀態。

因此感官動詞「看」原型義項「觀看」義之語義特性——具體視線接觸義，因具客觀性 (objective) 及一致性 (identical)，從生理域隱喻映射至心理域時，從動作動詞轉變成具有「見」義項的心理狀態動詞。此時「看」之後的賓語已不是具體的事物而是事件，是經由具客觀性及一致性的感知體驗而產生的心理狀態，因而此「看」之主語可不受第一人稱或第二人稱之限，如下例句所示，表示此時形成之心理狀態是經由因視線接觸的客觀性及一致性而來的：

- (16) 大家**看**小小的孔融應對得入情入理，都很喜歡他。
- (17) 國父**看**他很有組織的能力，就派她回國，擔任…
- (18) 項伯**看**情形不對，也離座同舞…

(19) 有虞國國王**看**他是一個有大志的青年，就把女兒嫁給他…

(20) 陳太太，我**看**你最近幾天愁眉苦臉的，是不是有什麼…

由於此種心理狀態對於緊接而來的心智活動產生關鍵作用，因此上述例句中「看」表「見」義時多出現於因果複句的前句，表示此心理狀態的子句為因，功能為前景；所推論出緊接而來的心智活動為果，出現於因果複句的後句，功能為後景。Quirk et al. (1985:1103–1104) 對於因果複句所表達的語義分為四種，其中一種即為情景與推論 (circumstances and consequences) 複句，從句為因，表示情景已然完成（或將要完成），是推論出主要子句的前提 (premise) 所在；屈承熹 (1996:20) 認為複句中小句與小句之間的次序有前後景地位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之別，一般而言，複句中前句至後句的順序反映出後景到前景的次序。因此，要進行判斷推論等認知活動之前提即是對事物已產生定見、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此判斷推論即有所依。此「看」之後的賓語皆非緊接其後名詞（「小小的孔融」、「他」），而是句賓（「小小的孔融應對得入情入理」、「他很有組織的能力」），表達「看」之結果情景，為一種心理狀態，也是接下來推論之所依。

因此本文認為「看」之「見」義，是由客觀性及一致性為特點之具體視線接觸動作轉變成心智概念成形的狀態，更是使後續認知活動得以進行的最重要依據，因此由具體事件接觸的來源域，經隱喻映射至心理狀態層面的目標域。由於「見即是看」隱喻中的「看」仍和視線接觸相關，表示此隱喻是以轉喻「眼見即看」為基礎而來的，因為視覺現象的轉喻延伸實深植於一般的人身生理體驗 (Yu 2004:675)，但是此處的隱喻著眼於概念的轉換，重點為生理域至心理域的映射現象，因此「見即是看」是以視覺體驗之轉喻為基礎的隱喻延伸。

### 3.1.2.2 「身體即心智」隱喻——「取決於即是看」

**來源域：視線聚焦能力**

**目標域：事件的決定者**

人類透過視覺器官產生客觀世界的圖像，視覺行為於相同視角下，主體與客體之間因存在著空間的距離而產生客觀性，所以 Sweetser (1990) 將其和心智活動歸為同類，是因為一個人站在同一地點看不同事物的視線極具客觀性，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大略相同，隱喻的出發點即為客觀共存的部分，這樣大家才有共同的投射，才具普遍性。Sweetser (1990) 曾提及英文詞 'bank' 之兩個義項 'river bank' 和 'financial institute'，或可因其義項間無關連而視其為同音詞；但是 'see' 的兩個義項：'visually perceive' 及 'mentally understand'，則不應被視為義項不具關連性的同音詞 (ibid. 1990:149)，此二義項產生關聯之因是人類與生俱來之認知分類 (cognitive category) 能力 (Sweetser 1990:5)。Sweetser (1990:32) 認為感官視覺動詞具有來源域

至目標域的隱喻映射關係，如：從生理視線的運作及視線接觸 (physical manipulation and touching) 即為隱喻映射的來源域，而心理域，如：思考等心智活動 (intellectual mental activities) 為隱喻映射的目標域，因而 Sweetser (1990:30) 提出 The Mind-as-Body Metaphor (身體即心智隱喻)。Sweetser (1990:38) 認為視覺 / 思考可歸為同類，因為相對於其他感官知覺，視覺具有聚焦能力，此特有的能力即為從很多刺激物中挑出一個最能啟動突顯視覺和思考的特質。她認為存在於英語中從身體域 (physical domain) 轉變到心理域 (mental domain) 的視覺隱喻概念是跨文化 (cross-culturally) 存在的，因而其提出視覺聚焦能力亦是視覺作為隱喻延伸的映射來源。

本文認同此跨文化隱喻，因為視覺聚焦能力即為從視線所及之範圍，於眾多刺激物中挑出一個最能啟動突顯視覺的特質。或許這是人們天生的視覺能力而不易被察覺，但是人們於視線覆蓋範圍中確實只能定睛於某一事物，而且視線一旦定睛聚焦於某個事物時，焦點之外的視線範圍由於得不到注視者之注意力則彷彿不存在一般。因此本文認為視覺中特有的聚焦能力，表達的即是聚焦之事物主宰整個視線的決定權，因為視線一旦聚焦，聚焦事物之外的成分即使於客觀世界存在，但因無法取得注視者之注意力，而出現注視者視而不見的狀態。所以，人們的視線所及範圍雖廣，僅有視線聚焦之處握有視線的決定權，因此感官動詞「看」的原型語義「觀看」義，經由體驗得知生理域之視線聚焦義，映射至心理域的「取決於」義，意指動詞「看」後賓語位置之人、物或事件，因視線可聚焦之隱喻延伸，取得事物的操控權，如下列例句所示：

- (21) 我想知道怎麼付錢？|| **看**您方便，現金、信用卡、旅行支票都可以…
- (22) 我再加10萬，成不成，**看**你了。
- (23) …時候才能拿到檢驗合格證書呢？|| 這要**看**商品檢驗局技術部的人員檢驗的結果。
- (24) 是不是能繼續升學或是進哪個學校，完全**看**聯考的結果。由於聯考的成敗…

上述例句顯示動詞「看」後賓語位置之人、物或事件，對於其前之事件皆具有決定權，如：「怎麼付錢」取決於「您方便」；「這件事成不成」取決於「你」；「何時拿到檢驗合格的證書」取決於「商品檢驗局技術部的人員檢驗的結果」；「是不是能繼續升學或是進哪個學校」取決於「聯考的結果」。此時，「看」已由具體視線接觸之語義，延伸至以判斷為主要語義之心智活動「取決於」義，其語義延伸之認知機制即為「身體即心智」隱喻「取決於即是看」。

### 3.1.2.3 「身體即心智」隱喻——「認為即是看」

**來源域：生理視線 (sight)**

**目標域：思維活動 (intellection)**

Sweetser (1990) 在「身體即心智」隱喻中提出人類語言的認知共識：詞彙語義是由具體的感官經驗向抽象的心智活動進行隱喻投射；Lakoff & Johnson (1999) 將心智看成身體系統並提出「感知即思考 (Thinking Is Perceiving)」隱喻，亦將人們生理器官的運作和心智的活動連結分析。上述學者皆認為相對於人身的其他感官知覺，視覺活動為知識的來源因而和思維能力最為相關。換言之，生理視線和心智思維是以個人生理體驗為基礎，並依據兩個概念域之間的相似性及相關性進行隱喻映射，例如：視覺活動和心智活動雖分屬不同的概念域，但是視覺除了具有客觀性及一致性外，亦存在於眾多刺激物中挑出一個最能啟動突顯視覺的聚焦能力，此和人們思考問題時把注意力集中單一事物之能力是相似的，加上人們普遍存在經由觀看可獲知事物全貌並得以進而理解事物之經驗，因此英語中得以經由生理體驗的視覺隱喻映射出現 Understanding Is Seeing 之語義延伸。

本文認同視覺活動和思維活動相關，因為人們獲得知識的主要窗口就是視覺，透過視覺人們得以體驗客觀世界，而我們的思維認知活動正是基於視覺獲得的訊息逐步深化發展而來的。但是漢語中感官動詞「看」並無和英語 'see' 相同的多義義項——「理解」義，卻有另一思維活動義——「認為」義，其因為何？本文認為視覺活動中，客觀性、一致性及聚焦能力確實和思維活動 (intellection) 之精神專注力有異曲同工之趣，亦因如此隱喻映射得以進行。

但是人們經由觀看、觀察獲知事物全貌並啟動心智活動後，除了理解事物外，基於理解甚至能更進一步經由認知推理能力形成自我想法，此種體驗亦普遍存在於人們的經驗中。因此，英語中對於視覺活動及思維活動的隱喻映射是和「視線感知為理解之基礎」體驗相關，漢語中視覺活動及思維活動的隱喻映射是和「視線感知為理解並進而形成自我想法之基礎」體驗相關，因此漢語感官動詞「看」具有「認為」義，如下列例句所示：

- (25) 天快黑了，別人走過來也會絆倒的。我**看**我還是把大石頭搬開。
- (26) 我明天上午十點到這裡，您**看**行嗎？
- (27) …難怪會生病。我**看**你先休息休息，過兩天就會好的。
- (28) 他勸愚公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看**你老兄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
- (29) 明天也不下雨你就要乾死了。我**看**你最好還是把硬殼張開，回到水裡吧…

上述例句中之「看」皆是表達自己理解事物並經由全面考慮後進而提出自我想法之思維活動，意即「認為」義。「認為」義項出現之認知機制即是源於「看」之原型義項「觀看」義之視覺活動特性，並以其為來源域經隱喻映射至目標域——思維活動，這是隱喻具有共性的一面。但是隱喻映射是以體驗哲學為基礎的理論，基於體驗所具有之個性，跨語言間的語義延伸未必皆同。因此，漢語不同於英語，單詞「看」無「理解」義但是具有「認為」義。此時，「看」已由具體視線接觸之語義，延伸至和視線接觸無關的心智思維活動「認為」義，其語義延伸之認知機制即為「身體即心智」隱喻「認為即是看」。

### 3.1.2.4 小結

本文認為「看」所具之「見」義、「取決於」義及「認為」義，皆是在身體即心智隱喻框架 (Sweetser 1990, Lakoff & Johnson 1999, Yu 2002, 2004) 下，經隱喻映射從生理域轉變成心理域而得出之語義延伸。其中「見」義是由具體視線接觸活動所具有之客觀性及一致性為特點，轉變成心智概念成形的心理狀態，此亦是使後續認知活動得以進行之重要依據。由於「見即是看」隱喻中的「看」仍和視線接觸相關，為具體事件接觸的來源域經隱喻映射至心理狀態層面的目標域，表示此隱喻是以轉喻「眼見即看」為基礎而來，但是此處的隱喻著眼於概念之轉換，重點為生理域至心理域的映射現象，因此「見即是看」是以視覺體驗之轉喻為基礎的隱喻延伸。至於「取決於」義及「認為」義，亦是經由身體即心智隱喻框架，將「看」由具體視線接觸之語義延伸至和視線接觸無關的心理域「取決於」義及「認為」義。

感官動詞「看」之「探望」義、「診治」義及「觀察」義是由原型義項「觀看」義經轉喻延伸的義項，其中「觀察」義顯示出動作動詞過渡至心理動詞的特性；感官動詞「看」之「見」義、「取決於」義及「認為」義是由原型義項「觀看」義經隱喻延伸的義項，其中「見」義因仍和視線接觸相關，表示此隱喻是以轉喻「眼見即看」為基礎而來的。本文認為感官動詞「看」義項延伸之認知機制，不但兼具轉喻及隱喻的動因，亦確如 Barcelona (2000:16) 所言，轉喻和隱喻間的區別是漸進級別式而非明確分離的，並存在著映射過程的連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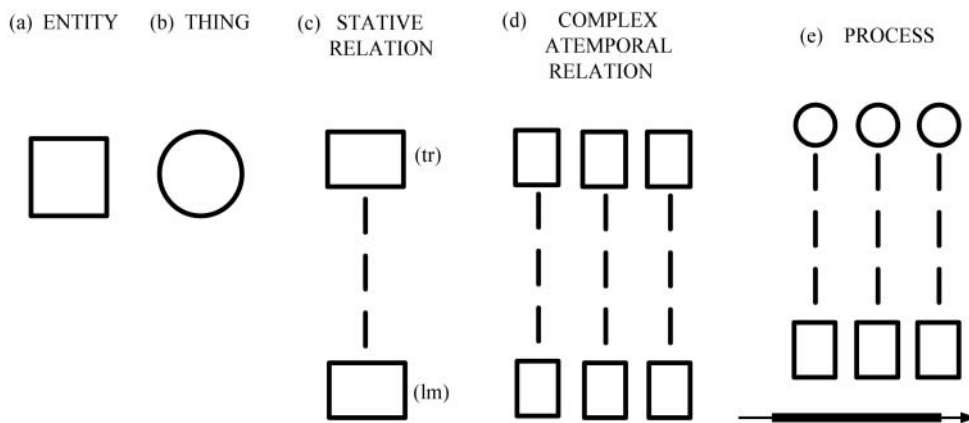
接下來本文將以 Langacker 認知語法之意象理論繼續探究感官動詞「看」義項間之區別性。

## 3.2 「看」義項間之區別性——意象

Langacker (2002:78) 認為動詞是表達存在物之間如何產生關聯互動的關係，因而以關係述義 (relational predication) 稱之，他提出此關係是透過時間及認知過程 (cognitive processing)

建構而成。就感官動詞「看」七個義項而言，此七義項是否展現不同意象因而呈現出七義項之區別性？

Langacker (2002:23) 認為廣義來看語義表達可二分為名詞述義 (nominal predication) 與關係述義 (relational predication)，其中名詞表達「事物 (things)」，動詞和形容詞描繪「關係 (relation)」，關係又可二分為：動詞表達「過程 (processes)」關係，形容詞表達「非時間關係 (atemporal relations)」。<sup>19</sup> Langacker 之認知語法中，述義概念可由下列五個基本類別意象表達。其中圓形代表事物 (thing)；正方形代表存在物 (entity)；<sup>19</sup> 狀態關係 (stative relation) 是簡單的非時間關係，指二個（或以上）存在物的內在關係，虛線即表達內在關係，而且通常位於最上方者為關係中的射體 (tr)；複雜非時間關係 (complex atemporal relation) 是由連續的狀態關係以概括掃描方式組成；過程 (process) 若要建構的是連續關係結構時，可用複雜非時間關係意象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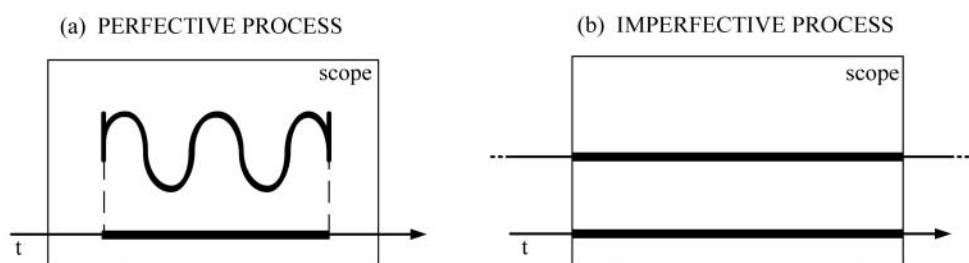
〈圖2〉Langacker認知語法之意象 (Langacker 2002:23)

Langacker (2002) 認為動詞之所以為關係述義 (relational predication) 即是表達存在物之間如何產生關聯互動的關係，而此關係是透過時間及認知過程 (cognitive processing) 建構而成的 (ibid. 2002:78)。接下來本文將分別就感官動詞「看」義項之時間意象及認知過程意象進行探究。

<sup>19</sup> 存在物 (entity) 可為事物 (thing) 亦可為關係 (relation) (Langacker 200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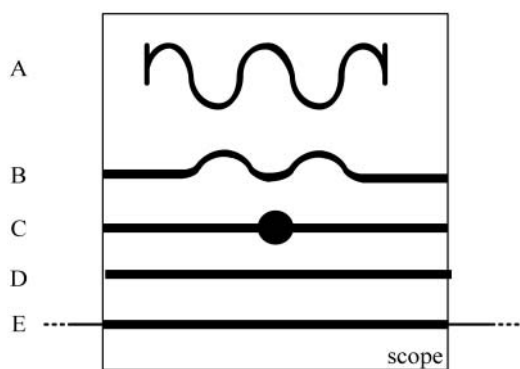
### 3.2.1 完成過程 (perfective process) vs. 非完成過程 (imperfective process)<sup>20</sup>

Langacker (2002:88) 依時態差異，將動詞依內部時間性二分為完成過程，如：‘build’，及非完成過程，如：‘know’。二者最大差別為後者僅能以現在簡單態 (simple present) 出現，不能以進行態 (progressive) 出現。完成過程可為動態 (dynamic) 所以時間意象得以波浪型表示，為有界 (bounded) 事件，表示過程的終結點 (endpoint) 包含於範域 (scope) 的時間軸中，如〈圖3a〉所示。非完成過程具恆定性 (constancy)，為無界事件，時間意象得以直線表示並可隨時間軸延伸於範域之外，如〈圖3b〉所示：



〈圖3〉 Langacker 認知語法中動詞之時間意象 (Langacker 2002:88)

就時間意象而言，本文認為感官動詞「看」義項之時間意象可如下方〈圖4〉之 A、B、C、D、E 圖形呈現。



〈圖4〉「看」不同義項之時間意象

<sup>20</sup> 對於動詞內部時間性之表達，Langacker (2002:351) 不以動作 (active) 過程及狀態 (stative) 過程名之，是因為其要表達的概念較之更廣，他提及其完成過程 (perfective process) 即 Vendler (1967) 的活動事件 (activity)、完結事件 (accomplishment) 及達成事件 (achievement)；非完成過程 (imperfective process) 則為 Vendler (1967) 的狀態事件 (state)。

感官動詞「看」義項之原型動詞「觀看」義，具典型動作動詞之特徵，「探望」義及「診治」義也具動作動詞特性，所以三者皆可用〈圖4〉之 A 表示其完成過程；「觀察」義雖非動作動詞，但是因具可重複 (VV) 的特性，因此事件亦可用波浪狀呈現，可由〈圖4〉之 B 表現；「取於決」因語義具瞬時過程 (punctual process) (Langacker 2002:97) 而為時間軸上之一點，可由〈圖4〉之 C 表現；「見」義表示心理狀態，其恆定的過程僅限於範域中，可由〈圖4〉之 D 表現；「認為」義為心理動詞呈現最恆定的非完成過程，其恆定過程可隨時間軸延伸，可由〈圖4〉之 E 表現。

### 3.2.2 認知過程 (cognitive processing) 意象

除了時間意象之外，認知過程意象更是本文探究感官動詞「看」義項區別性的重要認知理據。Langacker (1987:110) 提出為思維和表達的目的，人們可以通過構成的意象 (image) 去理解和掌握所感知到的情景。Langacker (2002:78) 將認知過程二分為連續掃描過程 (sequential scanning process) 和概括掃描過程 (summary scanning process)。由於認知過程具時間性，Langacker (2002:79) 以公式 a 解釋概念 (conceptualization)<sup>21</sup> 為 Q、概念者 (conceptualizer)<sup>22</sup> 為 C、處理過程之時間為 T，提出概括掃描過程公式 b 及連續掃描過程公式 c，如下所示：

$$\begin{array}{l}
 \text{a. } \begin{bmatrix} Q \\ C \end{bmatrix}_{T_i} \\
 \text{b. } \begin{bmatrix} a \\ C \end{bmatrix}_{T_1} > \begin{bmatrix} b \\ C \end{bmatrix}_{T_2} > \begin{bmatrix} c \\ C \end{bmatrix}_{T_3} > \begin{bmatrix} d \\ C \end{bmatrix}_{T_4} \\
 \text{c. } \begin{bmatrix} a \\ C \end{bmatrix}_{T_1} > \begin{bmatrix} a \\ b \\ C \end{bmatrix}_{T_2} > \begin{bmatrix} a \\ b \\ c \\ C \end{bmatrix}_{T_3} > \begin{bmatrix} a \\ b \\ c \\ d \\ C \end{bmatrix}_{T_4}
 \end{array}$$

連續掃描過程公式牽涉連續場景的轉換，為互動延續的動態概念；概括掃描過程公式亦涉及不同場景，但以積累的方式延續，最後呈現積累後之完形概念 (gestalt)。連續掃描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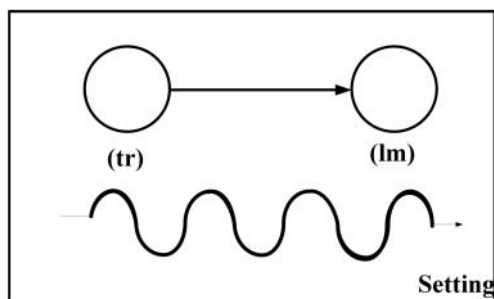
<sup>21</sup> 在語言場景中，概念 (conceptualization) 為某特定語言表達式傳達的語意 (Langacker 2002:79)。

<sup>22</sup> 在語言場景中，概念者 (conceptualizer) 為說話者 (Langacker 2002:79)。

和完成過程相關，概括掃描過程和非完成過程相關。Langacker (2002:211) 認為認知過程意象是從人們經驗中提取，能幫助人們組織及解釋心理世界，亦能解釋語言結構之語義特性。就具及物性 (transitivity) 之動詞而言，認知過程意象是一個互動網絡 (interactive network)，不同語義會建構出不同的互動方式。基於不同之認知掃描及互動過程，本文將感官動詞「看」具區別性之不同意象呈現如下：

### 1. 原型義項「觀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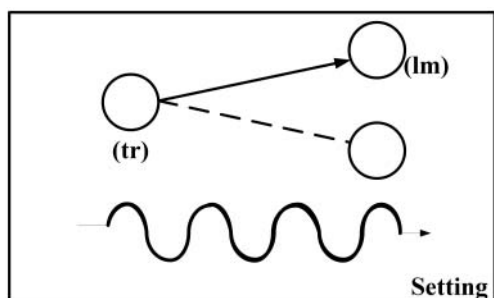
「看」具「觀看」義時為動作動詞，屬於連續掃描過程 (sequential scanning process)，觀看者為射體 (trajectory)、所觀看物為界標 (landmark)，為不對稱 (asymmetrical) 的單向互動，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5〉所示：



〈圖5〉「觀看」義認知意象

### 2. 「探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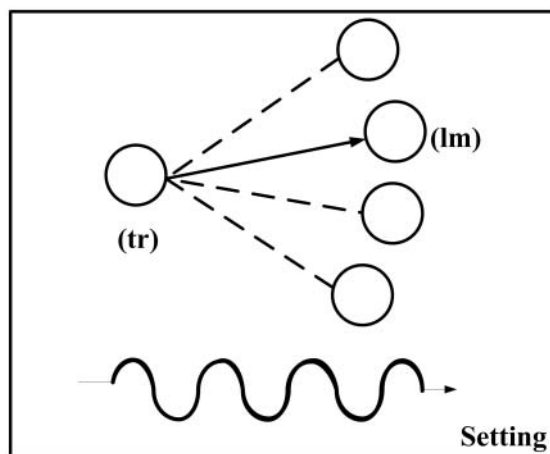
「看」具「探望」義時為動作動詞，屬於連續掃描過程，探望者為射體、被探望者為界標，此關係為不對稱的單向互動。由於探望事件仍牽涉視線接觸外之互動以完整探望事件，因此射體和其他事物之次要互動則以虛線表示，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6〉所示：



〈圖6〉「探望」義認知意象

### 3. 「診治」義

「看」具「診治」義時為動作動詞，屬於連續掃描過程。雖然「診治」義出現「看病」及「看醫生」兩種呈現方式，但其深層語義實皆為「請醫生診治」義，因此「診治」義意象即以「被診治者請醫生診治」之無標句式<sup>23</sup>呈現，其中之診治者即醫生為射體，被診治為界標，為不對稱的單向互動。由於診治事件為望、聞、問、切最後階段之診治活動，而望、聞、問等活動為診治前的基礎且明確的次要活動，因此主要診治事件為認知意象之實線互動外，望、聞、問等次要互動則以虛線表示，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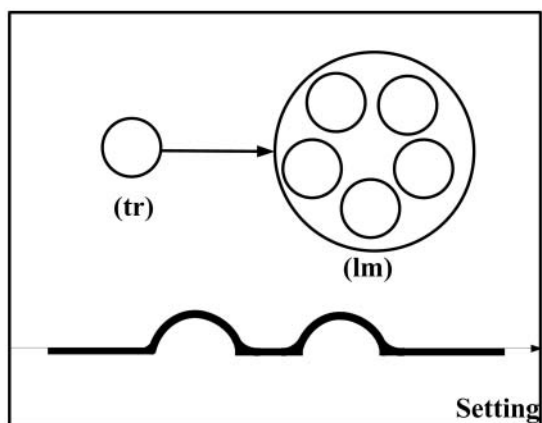


〈圖7〉「診治」義認知意象

### 4. 「觀察」義

「看」具「觀察」義時非動作動詞，屬於概括掃描過程，「觀察」義之觀察事件為積累的事物概念，所以不為單一事物而為所有觀察對象全貌之積累完形 (gestalt)，因而小圓形之外以 Langacker (2002) 之圓形表之，其中觀察者為射體、被觀察事物為界標，為不對稱之單向互動。由於觀察事件為積累的事物概念所以不為單一事物而為所有觀察對象全貌之積累完形，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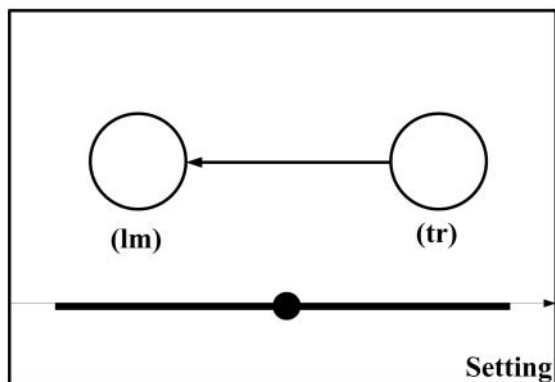
<sup>23</sup> 本文以「看病」及「看醫生」為關鍵字搜尋漢語平衡語料庫之分析顯示，「看病」的52個例句中有38句主語為病人，而14句之主語表醫生者須搭配受惠格介詞帶出被診治者；「看醫生」之15個例句主語皆為被診治者而且多與趨向詞「去」合用，表示此時目的地（終點格）必是醫院，因此因語義明確而可省略，表示診治事件才是句子的語義重心。因此本文從語料的比例、一般民眾和醫生人數的懸殊比例及語法句式等三項理據分析，判定「診治」事件之無標用法為「被診治者請醫生診治」，因而本文「診治」義意象以「被診治者請醫生診治」句式呈現。



〈圖8〉「觀察」義認知意象

### 5. 「取決於」義

「看」具「取決於」義時不為動作動詞，屬於概括掃描過程，最後之呈現為積累後之完形概念。為反映表層語形之詞序，將「看」表「取決於」義之事件主語置於左側、賓語位置置於右側。「取決於」事件意指動詞「看」後賓語位置之人、物或事件，因視線可聚焦之隱喻延伸，取得事件的操控權，因此表層語序呈現之左側位置依深層語義判定為界標、右側位置判定為射體，意即「看」後賓語位置之名詞（有生命者或結果）得操控決定「看」前之事件，為不對稱的反向單向互動，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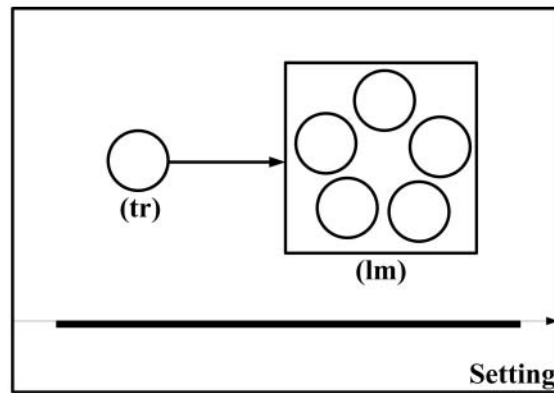


〈圖9〉「取決於」義認知意象

### 6. 「見」義

「看」具「見」義時非動作動詞，屬於概括掃描過程，最後之呈現為積累後的完形概念。「見」義之見事件的賓語為句賓，為看見後形成之心理狀態，此所見之事物代表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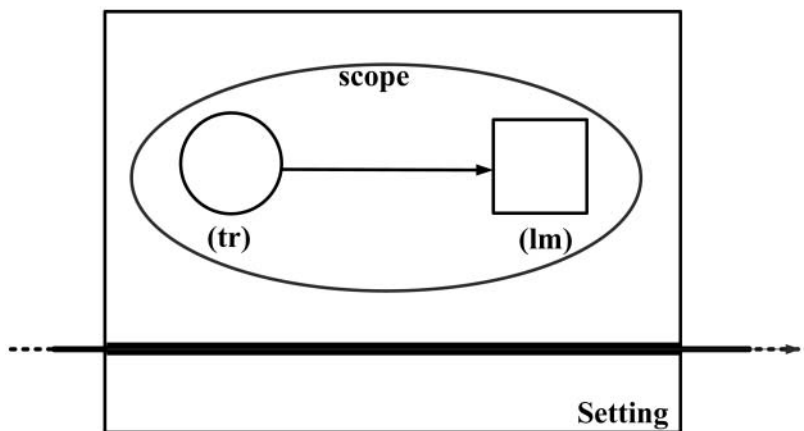
所以小圓形之外以 Langacker (2002) 的正方形表示，其中見者為射體、被見事物為界標，為不對稱的單向互動。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10〉所示：



〈圖10〉「見」義認知意象

#### 7. 「認為」義

「看」具「認為」義時非動作動詞，屬於概括掃描過程，最後之呈現為積累後的完形概念。認為者即說話者亦為射體，以圓形表示；其意見想法為界標以可表關係之正方形表示，為不對稱之單向互動。肯定句時說話者（認為者）必為第一人稱且賓語為句賓，此時射體已為語言場景的一部分，表示已出現主觀性 (subjectivity)，依認知語法得出之意象如〈圖11〉所示：



〈圖11〉「認為」義認知意象

對於「看」不同義項所展現的主觀性情形，本文將於下一小節繼續分析。

### 3.2.3 義項主觀性 (subjectivity) 之展現

感官動詞「看」不同義項於句中主語之表現有不同之處：「看」具「觀看」義、「探望」義及「診治」義時，主語完全不受人稱限制；「看」具「觀察」義、「見」義及「取決於」義時，主語表現即受限制；「看」具「認為」義時肯定句中僅能以說話者第一人稱「我」為主語。本文認為這些現象和「看」不同義項所展現之主觀性 (subjectivity) 相關。

Langacker (2002:315) 認為人表達句意之同時，亦因建構語義方式的不同而表現主觀性，語義關係中主觀性和建構之不同面向相關，這些面向包含語義的詳細程度、背景及期望、相關事物之突顯性以及場景上所採取的視角等。此處將針對和「看」相關之突顯性、視角和背景進行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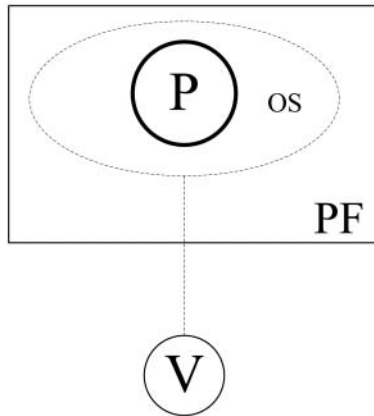
#### 3.2.3.1 主/客觀之不對稱性 (subjective/objective asymmetry)

Langacker (2002:316–317) 認為，基體即為觀看者視線所及之處的視界 (PF)、側面為觀看者注意力所在之直接場景 (OS)、被觀看物 (P) 為界標、而觀看者 (V) 則為射體。此即 Langacker (2002) 所謂之「最佳觀看安排」 (optimal viewing arrangement)，此時觀看者及被觀看物出現了主、客觀之不對稱性。換言之，直接場景上的被觀看物因位於直接場景的舞台上，不論觀看者於台下任何視角觀看，被觀看者皆是注意的焦點所在，因而突顯出被觀看物高度的客觀性；反之，觀看者位於直接場景之外的台下，即便其從不同視角觀看會具不同的主觀性，但是相對於台上被觀看物所突顯之客觀性，此時觀看者之主觀性是內含且不具顯著性的 (implicit and hence nonsalient)，如之前〈圖1〉所示。

感官動詞「看」之原型義項「觀看」義、「探望」義及「診治」義皆有視線接觸之義且有明確之觀看者及被觀看者（物），即如 Langacker (2002) 所言觀看者及被觀看者（物）出現主、客觀之不對稱性 (asymmetry)。由於此時突顯的是被觀看者（物）之客觀性，此客觀性不受位於直接場景外觀看者的不同視角影響。換言之，此時主語之主觀性不被突顯，反映於語言現象即為主語不受人稱限制，如下列例句中主語皆不受人稱限制：

- (30) 爸爸，我吃完了，請大家慢吃。我要去**看**電視了。
- (31) 大年，謝謝你昨天來**看**我表演。|| 你表演得好極了，練習了很久…
- (32) 他有音樂會就去聽，有畫展也去**看**。他的想法是…
- (33) 美濃人不懂水利工程，但是懂得**看**報，…
- (34) …上面刻的字，不容易認識，不過大家可以**看**旁邊的說明。
- (35) 你們到那兒去做甚麼？|| 我們去**看**兩個朋友，我們也想買…
- (36) 老教授的兒子平常都是騎機車來**看**爸爸，太太坐後座，兒子坐前座…
- (37) 我現在錢太多了花不完，**看**病時要用最好的藥…
- (38) 使勞保者在各地**看**病都能和大都市享受同樣待遇…

「看」是一種基於感官視覺接觸的視覺感知活動，也是兼具客觀與主觀的活動。可經由眼睛觀看的外在事物是客觀存在的，是大家皆可看見的，因此「看」義項中若視線接觸為重要語義特性，如：「觀看」義、「探望」義及「診治」義，表示此活動存有可被具體視線接觸的客觀成分，此時義項主語不受限，即如〈圖12〉，所示。



〈圖12〉「觀看」義、「探望」義及「診治」義之觀看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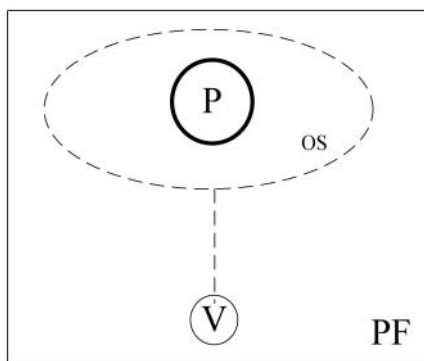
「看」具「觀察」義及「見」義時是以視線接觸為基礎而延伸之語義，此時「看」的賓語已非明確之物或人，可為抽象的情況。被觀看物既可為抽象情況，表示此時被觀看物之客觀性已不如之前突顯，相對的主語之主觀性則較為提升，反映於句中主語的表現即如下列例句所示：

- (39) 從研究人員的需求來**看**，在所有研究過程中所需的所有資訊…
- (40) 經常帶著刀子是很危險的，不過也要**看**情形才對！
- (41) 可見詩的好壞，並不是只**看**文字重複不重複。優美的情境、充實的內容…
- (42) 大家**看**小小的孔融應對得入情入理，都很喜歡他。
- (43) 國父**看**他很有組織的能力，就派她回國，擔任…
- (44) 項伯**看**情形不對，也離座同舞…

歐德芬 (2013)「看」具「見」義時語料例句之中主語皆為第三人稱而非第一、二人稱，<sup>24</sup>而且「看」具「見」義時皆出現於複句之前句。本文認為此時表示觀看者已進入語言場景

<sup>24</sup> 歐德芬 (2013) 之分析提出「看」具「見」義時語料例句之中主語皆為第三人稱，並不代表「見」義主語必不得為第一、二人稱，因而歐德芬 (2013) 於 4.2.8 節明確敘述「『看』具『見』義不能和五大時態標記共現，顯見其確實為表心智活動的心理動詞，展現『狀態』語境，其主語為不限人稱的感知者。」本文此處則以歐德芬 (2013) 實際出現於語料之例句進行「看」義項之意象主觀性探究。

——即視界中，如〈圖13〉所示。由於觀看者只進入視界 (PF) 而非直接場景，因此觀看者的主觀性只略微提升，反映於主語表現則為第三人稱。相對於例句皆無第一、二人稱主語出現，亦表示其主觀性並未完全突顯。



〈圖13〉「觀察」義及「見」義之觀看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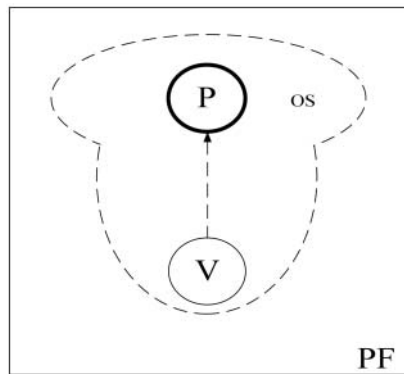
### 3.2.3.2 主/客觀不對稱性無效化 (neutralization of subjective/objective asymmetry) 及主觀性產生

「看」具「取決於」義時語境為會話場景，表示觀看者（說話者）不但進入語言場景甚至已逐步向直接場景邁入，如下列例句所示：

(45) 我再加10萬，成不成，**看**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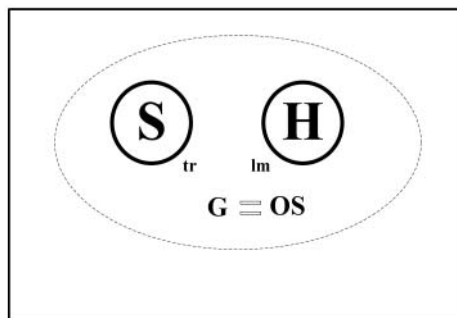
(46) 是不是能繼續升學或是進哪個學校，完全**看**聯考的結果。

Langacker (1993, 2002) 認為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關係若不引發言語場景加入，則其關係仍在客觀軸上，若背景 (ground) 即為言語場景，則此言語場景包含了言語事件的參與者及時、空環境，則其關係就會處在主觀軸上。上述句子為會話場景的語言事件 (speech event)，此時「看」已不具具體視覺義而為心理視覺義，此時觀看者已漸由觀看者身分轉成言者身分，表面上「取決於」語境之主語為事件，但是做出此判斷者實為言者，因而出現主觀化過程，表現出說話者對命題的判斷。此即 Langacker (2002:317) 所謂之「自我中心觀看安排 (egocentric viewing arrangement)」，如〈圖14〉所示：



〈圖14〉「取決於」義之觀看視角

最後「看」具「認為」義時已然為純語言事件，句中主語必為第一人稱「我」，Langacker (2002:320) 認為當背景 (ground) 即為言語場景時，句子結構的關係已能夠躍入直接場景當側面，此時直接場景已和背景合而為一而移除了觀看者及被觀看物的主、客觀不對稱性 (subjective/objective asymmetry) 且出現言者主語——即說話人，表達對命題的評價。換言之，當句子為語言事件且為言者對聽者所提出的意見時，言者已從台下觀看者的角色躍上直接場景而為焦點，也因無關視線接觸從而完全失去觀看的視角，如〈圖15〉所示：



〈圖15〉「認為」義之主觀性意象

此時句中主語因躍上舞台而必為第一人稱「我」，而句賓則為對聽者之意見或建議，如下列例句所示：

- (47) …每個人都有份兒，我**看**還是把它鋸開，大家平分，也免得將來…
- (48) 天快黑了，別人走過來也會絆倒的。我**看**我還是把大石頭搬開。
- (49) 我明天上午十點到這裡，您**看**行嗎？
- (50) …難怪會生病。我**看**你先休息休息，過兩天就會好的。
- (51) 他勸愚公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看**你老兄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

若從視覺認知角度解讀 Langacker (2002) 之意象圖式，可從客觀及主觀兩個角度對於語言表達作出解釋：以客觀性解讀句子，主語的施事性控制力較強因此限制較少；以主觀性解讀句子，主語施事性控制力較弱，主要傳達言者之主觀態度。感官動詞「看」是基於感官視覺接觸的視覺感知活動，也是兼具客觀與主觀的活動。可經由眼睛觀看的外在事物是因距離而客觀存在，換言之，透過距離從台下觀看才是最佳觀看安排、才能顯現視覺的客觀性。但是，視覺感知活動又具主觀性，因為藉由視線看見的影像會形成結果狀態而產生意義、進而成為個人之意見看法，甚至能據以做出評斷、回應及判斷的依據。此連串過程皆以自我角度為出發點，透過「看」形成自我意見及看法，而且越到後端越具主觀性。此為人人皆有之共同體驗——亦即認知現實性。

具有實際視線接觸義之「看」是客觀活動，「觀看」義、「探望」義、「診治」義之認知過程意象皆有明確的注視焦點，此時「看」句中主語可不限人稱。「觀察」是以「觀看」為基礎的活動，進入心理活動後會因「見」而形成自我的概念，之後和自己的經驗和當下語境互動做出主觀的判斷和想法，而有「決定於」、「認為」等義項，因此進入心理階段是重要關鍵。由於此時已在大腦形成概念，且為之後做出判斷的基礎，所以視線接觸進入心理活動時客觀性即漸減、主觀性漸增，亦即人人皆可因觀看或觀察已然形成完整概念後，而啟動進一步之個人心智活動——評斷或回應。此時句中主語的用法已受限，如：「看」具「見」義時，僅能以第三人稱為主語，而且須存在得以據以形成意見的語境（如粗體所示：國父看**她很有組織能力**，就派她回國），否則無以判定某人的意見或想法是否已成形。即便出現得以據以形成意見的語境（國父看**她很有組織能力**），其語義重心亦非意見之表達，而為之後做出的判斷（國父看**她很有組織能力**，**就派她回國**），因此「見」義皆出現於複句之前句。

「看」一連串的視覺感知過程越到後端越具主觀性，「看」表「取決於」義時，主語位置不可為有生命的感知者而為事件（如：我再加10萬，成不成，**看**你了），「看」後之賓語位置操控決定「看」前之事件，表示「看」後之賓語位置——可為有生命的感知者或事件結果，對「看」前事件具有決定權。但是，此決定權實來自說話者之判斷。

「看」的最後心理感知過程是以「看」這個動作形成個人的意見看法。因人們無法代替他人「看」，所以也無法經由「看」這個動作形成他人意見，因而僅能為第一人稱表示自己的意見看法。「看」具「認為」義時即是主觀性甚強的個人意見，於肯定句中僅能以第一人稱為主語表示自我意見及建議、以第二人稱為主語時僅能出現於疑問句中表示詢問對方的意見。

#### 4. 總結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主旨為探究多義詞義項關聯性與區別性之認知理據，隱喻、轉喻及意象等認知理論皆和此主軸密切相關。歐德芬 (2013) 之研究提出「看」具七個獨立義項且其中「觀看」

義為原型義項，因而本文以隱喻及轉喻等認知理論分析「看」獨立義項由原型義項延伸之認知理據，即探究義項之關聯性，並提出「看」義項間轉喻和隱喻之區別是漸進級別式，並存在著映射過程的連綿性；本文之研究主體為動詞，動詞之獨特處為具時間性，因而本文另從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 理論切入，以其特有之時間意象與認知過程意象釐清「看」義項之區別性。上述各個不同角度的分析，實皆聚焦本文對義項關聯性與區別性的認知驗證。本文結論為歐德芬 (2013) 之七個義項確具關聯性及區別性的認知理據，確認其獨立義項分析平台具客觀性及應用性。

未來將以「看」之七個基礎義項為依據，進行「看」各種語義延伸及轉變等研究，如：「看」之詞彙、複合結構、俚語、語法化<sup>25</sup>及主觀性現象等，冀望完整「看」之語義探究。尤其「看」七個義項之語義延伸，確實出現由具體視線接觸向抽象心理層面延伸之方向性，亦出現由客觀性為主之義項向主觀性為主義項延伸之方向性，未來研究重點亦可以 Thompson & Mulac (1991) 與 Traugott & Dasher (2009) 之語法化及主觀性與相互主觀性理論為基礎進行「看」之分析。

<sup>25</sup> Hopper & Traugott (1993) 曾從歷時研究的角度解說語法化經歷之語言演變是經由類比 (analogy) 和重分析 (reanalysis) 的機制而來，為一實體演變成抽象的過程，並具有單向性 (unidirectional) 的特徵。此單向性假設即指：語法化的演變過程是以詞彙成分往語法成分之方向進行的，例如：實義詞→語法詞→附著詞→屈折詞綴→零形式，此具方向性的演變即為語法化單向性假設。若再細分為語義 / 語用、句法型態及語音音系三方面來觀察語法化的單向性，則可由抽象性或主觀性逐漸增加、黏著性或強制性逐漸增加、或音系形式逐漸減少或弱化，看出其單向性的表現 (Traugott & Heine 1991, Hopper & Traugott 1993)。本研究析出「看」七個義項之語義延伸，確實出現由具體視線接觸向抽象心理層面延伸之方向性，亦出現由客觀性為主之義項向主觀性為主義項延伸之方向性，實為感官動詞「看」之語法化現象奠下基礎。

## 引用文獻

- Ahrens, Kathleen, Li-li Chang, Ke-jiann Chen, & Chu-Ren Huang. 1998. Meaning representation and meaning instantiation for Chinese nominal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3.1:45–60.
- Barcelona, Antonio. 2000.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ed. by Antonio Barcelona, 31–58.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Chang, Peiju (張佩茹). 2004. Ying Han shijue dongci de shijian jiegou, yuyi yanshen ji yufahua 英漢視覺動詞的時間結構、語義延伸及語法化 [Time Structur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Perception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u, Chauncey C. (屈承熹). 1996. Xiandai Hanyu zhong “juzi” de dingyi ji qi diwei 現代漢語中「句子」的定義及其地位 [The definition and positioning of a “sentence” in Modern Chinese].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996.4:16–23.
- Croft, William, &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Vyvyan. 2005. The meaning of *time*: polysemy, the lexicon,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1:33–75.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Shuanfan. 1994. Chinese as a metonymic language.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ed. by Matthew Y. Chen & Ovid J. L. Tzeng, 223–252. Taipei: Pyramid Press.
-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övecses, Zoltán.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övecses, Zoltán, & Günter Radden.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1:37–77.
- Kuo, Yung-Sung (郭永松). 2007. Taiwan Huayu shijue ganzhi dongci de yuyi bianyi yu yuanxing xiaoying tanxi: yi yuliaoku wei jichu de fenxi fangfa 台灣華語視覺感知動詞的語意辨異與原型效應探析：以語料庫為基礎的分析方法 [Chinese semantic differences of visual perception verbs and prototype analysis: a corpus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sup>th</sup>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Workshop (CLSW-8), May 21–23, 2007.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Metaphor and Thought* (2<sup>nd</sup> edition), ed. by Andrew Ortony, 202–251.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koff, George, &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1:1–38.
- Langacker, Ronald W. 2002.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sup>nd</sup> edi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2005. *Hanyu Yufa 漢語語法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translated by Shuanfan Huang. Taipei: Crane.
- Lien, Chinfa. 2005. Verbs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hift of semantic domai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1:109–132.
- Lin, Charles Chien-Jer, & Kathleen Ahrens. 2000.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senses: implications for ambiguity advantage effect during lexical access.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ed. by James H-Y. Tai & Henry Y. Chang, 141–156.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Lin, Charles Chien-Jer, & Kathleen Ahrens. 2010. Ambiguity advantage revisited: two meanings are better than one when accessing Chinese noun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 39.1:1–19.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81.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London: Fontana.

- McCaughren, Amanda. 2009. Polysemy and homonymy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study of word meaning. *ITB Journal* 18:107–115.
- Ou, Te-Fen (歐德芬). 2013. Duoyici yixiang qubixing tanjiu: yi ganguan dongci “kan” wei li 多義詞義項區別性探究：以感官動詞「看」為例 [The distinction of senses of polysemy: a case study of perception verb “kan”].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0.3:1–39.
-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 Jan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Radden, Günter, & Zoltán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ed. by Klaus-Uwe Panther & Günter Radden, 17–5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 de “*Renzhi Yufa*” R. W. Langacker 的「認知語法」 [A survey of the *Cognitive Grammar* by R. W. Langacker].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94.1:12–20.
-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 Sweetser, Eve E. 1986. Polysemy vs. abstraction: mutually exclusive or complementar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12:528–538.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i, James H.-Y. (戴浩一). 2007. Zhongwen gouci yu jufa de gainian jiegou 中文構詞與句法的概念結構 [Conceptualization in Chinese grammar].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4.1: 1–30.
- Teng, Shou-hsin (鄧守信). 1984. *Hanyu Jiwuxing Guanxi de Yuyi Yanjiu* 漢語及物性關係的語意研究 [*A Se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se*]. Taipei: Student Books.
- Teng, Shou-hsin (鄧守信). 2007. *Hanyu yufaxue* 漢語語法學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Chinese]. Lecture note. Taip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Thompson, Sandra A., & Anthony J. Mulac. 1991.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grammaticization of epistemic parentheticals in English.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2: *Focus on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313–32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Bernd Heine. 1991.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1–1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Richard B. Dasher. 2009.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online vers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yler, Andrea, & Vyvyan Evans. 2001. Reconsidering prepositional polysemy networks: the case of *over*. *Language* 77.4:724–765.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u, Ning. 2002. 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1–2:341–367.
- Yu, Ning. 2004. The eyes for sight and mind.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4:663–686.
- Zeng, Liying (曾立英). 2005. “Wo kan” yu “ni kan” de zhuguanhua 「我看」與「你看」的主觀化 [The subjectivization of “wo-kan” and “ni-kan”].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05.2:15–22.
- Zhung, Feng-Ya. 2002. *A Semantic Study of Mandarin Perception Verbs Kan, Ting and We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Zimbardo, Philip G., & Richard J. Gerrig. 2002. Perception.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Core Readings*, ed. by Daniel J. Levitin, 133–188. Cambridge: MIT Press.

[Received 4 December 2012; revised 31 July 2013; accepted 12 August 2013]

Language Center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29 Chien Hsin Road  
Chungli, Taoyuan 320, Taiwan  
andriaou@uch.edu.tw

## **A Cognitive Study of the Senses of the Chinese Polysemous Verb ‘*kan*’**

Te-Fen Ou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ysemy refers to the grouping of related but distinct senses of a single lexical item. Cognitive semantics applies metonymic mappings, metaphorical mappings and image schemas with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nses. Since seven different senses of the Chinese perception verb ‘*kan*’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main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edness and distinction in the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s of polysem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nses of ‘*ka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metonymic and metaphorical mappings with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explain the relatedness among the seven senses of ‘*kan*’, and a continuum does exist in the processes among these senses. Moreover, these seven senses have their own unique images and some senses even exhibit subjectivity, and that manifests the distinction among these senses of ‘*kan*’ as well. This paper employs a complete cognitive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reality of the senses of ‘*kan*’, and demonstrates that ‘*kan*’ does indeed possess seven related but distinct senses.

Key words: polysemy, perception verb, metaphor, metonymy, image